

# 霞浦本摩尼教《兴福祖庆诞科》录校与研究\*

盖佳择 杨富学\*\*

**内容提要** 霞浦本《兴福祖庆诞科》全文有4000字左右，乃为庆贺兴福祖师（兴福雷使真君林瞪）诞辰而作，包括“起大圣”“开坛文”“净口文”“净坛文”“天地咒”“请护文法”“五方建坛路师咒语”“召符官文”“谢土地赞安慰”等节，有清朝本和20世纪80年代抄本2件，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新抄本多出10行文字。《兴福祖庆诞科》在霞浦文书中地位重要，仅次于《摩尼光佛》，大体形成于南宋或元朝，与《摩尼光佛》同为霞浦诸多摩尼教文献之祖本，内容介于佛事仪文与道事仪文之间，堪称两宋之交至元初的摩尼教活化石，在世界摩尼教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霞浦摩尼教 《兴福祖庆诞科》 林瞪 佛教科仪 道教科仪

《兴福祖庆诞科》，手抄本，共34页，每页7行文字其中第31页6行文字，共有237行，每行文字不等，多在16~19字，约有4000字，由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承，乃为庆贺兴福祖师（兴福雷使真君）诞辰而作，系上万村祭祀林瞪的请神本，包括“起大圣”“开坛文”“净口文”“净坛文”“天地咒”“请护文法”“五方建坛路师咒语”“召符官文”“谢土地赞安慰”等节。《兴福祖庆诞科》有旧本（清抄本）、新本（20世纪80年代抄本）之别，新本多出自近期增补的文字若干。本文以旧本为底本，定为甲本，将新本定为乙本。

---

\* 基金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华化视域下的丝路三夷教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19CZJ001）。

\*\* 盖佳择，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杨富学，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

此前，在杨富学研究员的指导下，由硕士研究生计佳辰同学对该文献进行了校录研究。<sup>①</sup> 由于当时文献尚少，学界对霞浦的历史尚不熟悉，加上对文献书写格式、抄录特点等都不通晓，所以录文错误较多，故此予以重录，并补充校注。

## 一 文献录校

《兴福祖庆诞科》旧、新两抄本字迹工整，为叙述方便，本文遵循旧录将录文依次编排为34页，每页前面数字为整篇行数，圆括号内数字为每页行数，便于理解。清抄本中有朱字为后人添加内容，并对科文进行断句。科文中其“△”符表示代替、省略相同内容，如“云△”。清抄本最后两页中《天女咒》文残破不全，不易识别，并无他本作对校，乃径取本册41行下相同偈咒《天地咒》以为本校，因两者用字不完全相同，并见缺字漏字，故不能悉按之补全，无法补出者乃以□代之。俗字、繁体字径录为现代汉语规范简化字，电脑无法打出的类化文字则截取文字图片代之。表仪式动作、串联上下科文的术语则以楷体小字录之。新抄本插增的吉祥语句则在注释中体现。

本篇校注所用诸对照文献主要有三件：首先是《摩尼光佛》<sup>②</sup>；其次为《点灯七层科册》<sup>③</sup>；最后为《贞明开正文科》<sup>④</sup>。

兴福祖，指的是霞浦明教教主林瞪，据传，曾被御封为“兴福雷使真君”。推而论之，《兴福祖庆诞科》当为北宋及以后的产物。<sup>⑤</sup>

第1页（见图1）

1（1）兴福祖庆诞科<sup>[1]</sup>

- 
- ① 计佳辰：《霞浦摩尼教新文献〈兴福祖庆诞科〉录校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② 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寒山寺佛学》第10辑，2015，第74~115页。
- ③ 杨富学、包朗、薛文静：《霞浦本摩尼教文献〈点灯七层科册〉录校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25辑，2018，第104~130页。
- ④ 杨富学、宋建霞、盖佳择、包朗：《屏南摩尼教文书〈贞明开正文科〉录校并研究》，《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
- ⑤ 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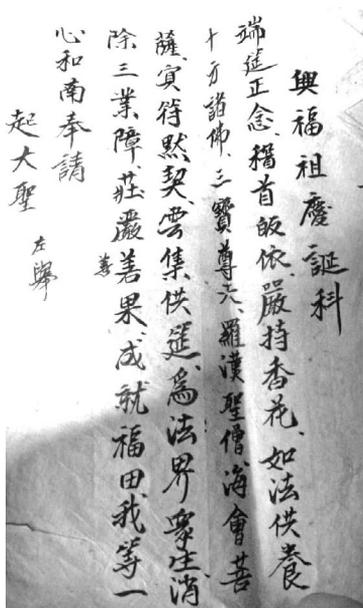


图1 《兴福祖庆诞科》乙本首页

2 (2) 端筵正念, 稽首皈依, 严持香花, 如法供养<sup>[2]</sup>

3 (3) 十方诸佛, 三宝尊天, 罗汉圣僧, 海会菩<sup>[3]</sup>

4 (4) 萨, 冥符默契, 云集供筵, 为法界众生, 消<sup>[4]</sup>

5 (5) 除三业障, 庄严善果, 成就福田, 我等—<sup>[5]</sup>

6 (6) 心和南奉请

7 (7) 起大圣 左举<sup>[6]</sup>

### 【校注】

[1] 甲本残“福祖”二字,“科”字不完整,据乙本补全。

[2] 甲本残“香花,如法供养”,据乙本补全。

[3] 甲本“圣僧,海会菩”字因卷页而不全,据乙本补全。“海会菩萨”,《摩尼光佛》第3行为“海众菩萨”,义同。

[4] 甲本“供筵,为法界众生,消”数字因卷页而不全,据乙本补全。“云集供筵”:供筵一词见宋人《梦梁录》等,本为官家之供奉筵宴,后成为供祀神佛之专用语。按清廷于僧道对坛诵经应备之供物,即称供筵。清制,凡经坛之事,僧道诵经例应供备供筵。供筵分大中小三例,其僧道各四十八人对坛诵经,按大例、中例、小例供备;僧道各二十四人对坛诵经,

按小例核减供备。民间祭祀、道场亦常备供筵。此为祖师庆寿特备之筵。《摩尼光佛》第4行作“云集道场”。

[5] 甲本无“善果，成就，我等一”，据乙本补全，乙本“善”字做修正。业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之一，系指众生于“身口意”所造之恶业能蔽障正道，多指前身所做恶业成为今生的障碍。<sup>①</sup> 三业障：即身、口、意三业。《摩尼光佛》无“业”字。

[6] 甲本残“左举”，据乙本补全。《摩尼光佛》第6行：“左先举大圣”。第2页（见图2）

- 8 (1) 大圣贞明法性电光王佛，愿降寿筵，证明修奉；
- 9 (2) 大圣长生甘露摩尼光佛<sup>[1]</sup>，愿降寿筵，证明修奉；
- 10 (3) 大圣延生益算夷数和佛<sup>[2]</sup>，愿降寿筵，证明修奉。
- 11 (4) 大圣自是吉祥时，普耀我等诸明使，
- 12 (5) 妙色世间无有比，神通变现获如是<sup>[3]</sup>。
- 13 (6) 开坛文
- 14 (7) 恭闻乾坤定位，分阴阳于四时，祖武传芳<sup>[4]</sup>



图2 《兴福祖庆诞科》甲本第2~3页

① 降边嘉措主编《〈格萨尔〉大辞典》，海豚出版社，2017，第532页。

### 【校注】

[1] 《摩尼光佛》第221行称摩尼为“长生甘露王”。

[2] 林悟殊以为，耶稣（夷数）因死后复活，甚至能让无论善恶所有死了的人复活。故而在民间宗教中或被视为民俗所奉之寿星，类同民间阳寿道场所唱之“大圣延生益算大天尊”等。<sup>①</sup>筵席特请此延寿之神，当有寓意在焉。

[3] 神通变现获如是：《摩尼光佛》第229行作“神通变化复如是”。又《下部赞》第42行此句同《兴福祖庆诞科》，其第二句作“普耀我等诸明性”。《点灯七层科册》第20~21行同《下部赞》。

[4] 甲本残“武传芳”，“定”字不全，据乙本补全。

第3页（见图2）

15（1）流嗣续于万世，四时中花木畅茂，万代内枝

16（2）叶蕃（繁）昌，然畅茂必蒙于造化，而蕃（繁）昌咸赖<sup>[1]</sup>

17（3）于<sup>[2]</sup>宗源。恭帷（惟）兴福都雷使林公，二十五真

18（4）君，生于济南八世。聪明正直为神，承基藏教，踪迹<sup>[3]</sup>

19（5）存于乐山，司土安民，恩波沾于福地。兹届花<sup>[4]</sup>

20（6）朝，适逢圣诞，子孙同诚开寿宴（燕），庆贺良<sup>[5]</sup>

### 【校注】

[1] 甲本“赖”字被遮挡，据乙本补全。另“必”字乙本作“心”，旧录从乙本，当改从甲本。

[2] 乙本“于”在上行。

[3] 乙本“踪迹”在下行。济南八世：济南林氏迁入霞浦至瞪公已八世。林瞪裔孙林登鳌于嘉庆二十二年撰有《八世祖瞪公赞》。按瞪公尊号有称“济南法主四九真人”“济南四九真人”者。

[4] 甲本“花”被遮，据乙本补全，乙本“届花”在下行。乐山，即乐山堂，本称龙首寺，传宋初为孙绵大师创建，八旬上招林瞪为徒，传习道教，光大明门。元时改称乐山堂，堂中供奉林瞪公等。

[5] 甲本“朝适”被遮，残“良”，据乙本补全。甲本“宴”旁音注

---

① 林悟殊：《清代霞浦灵源教之“夷数和佛”崇拜》，《中国学术》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16，第216页。

“燕”，乙本“良”字在第2页正面第1行。

第4页

- 21 (1) 辰，嗣徒集典赴法筵<sup>[1]</sup>，称扬秘梵 净口文  
 22 (2) 真言弗哩能消口业，清微秘密，伽陀顿令舌根<sup>[2]</sup>  
 23 (3) 洁<sup>[3]</sup>净，欲乎宣演（演），口中吐出白莲花，将尔披陈，  
 24 (4) 舌上涌翻清净水，现前道众，同声举扬 首举  
 25 (5) 阿弗哩特菩和味啰摩尼拂哩悉特听吮啞特  
 26 (6) 阿弗<sup>[4]</sup>哩特菩和弗哩悉特健听吮那阵波悉和南<sup>[5]</sup>  
 27 (7) 白 我今以称赞，大圣摩尼光佛，从波大明国，降大<sup>[6]</sup>

【校注】

[1] 旧录断句有误，从马小鹤新录改正。

[2] “密”，乙本写作“蜜”旁改“密”，“顿”，旧录作“击”，今改之。

[3] 乙本“洁”字在上行。

[4] 乙本“阿弗”在上行。和南：亦作“和喃”，佛家谓稽首敬礼。按此偈可译为“无上摩尼尊，清净光明使，无上清净神，具智光明使”。据林悟殊的研究，这大概是晋江流行十六字“摩尼公咒”的原型，另有类似短偈见诸《摩尼光佛》第389~390行《小净口》“阿弗哩特菩和味啰摩尼拂哩啞特噓洗难阵波悉”，可译为“无上摩尼尊，清净光明智慧使”<sup>①</sup>。

[5] 《摩尼光佛》第23~25行作“阿弗哩特菩和味啰摩尼弗哩啞特噓洗啞特阿弗哩特菩匀弗哩悉德健噓洗难阵波悉”，其“啞”多等同于《兴福祖庆诞科》“悉”或“瑟”字，“噓洗”，即“光明少女”，霞浦文献称之为“电光（王）佛”，《兴福祖庆诞科》中多写作俗字“听吮”。

[6] 甲本遮却“国降大”，据乙本补全，“从波”，当为“从彼”之讹。

第5页

- 28 (1) 威神力，又<sup>[1]</sup>以再称赞，一切光明使，遮伊咀 伽  
 29 (2) 度师 净坛文  
 30 (3) 白 方今华筵肇启，法事始陈，志尤在于精专，事必<sup>[2]</sup>  
 31 (4) 须于严肃，尚虑尘居污浊，聚成秽气腾空，  
 32 (5) 须凭法水涤除，便是清虚明境，现前举赞，咒<sup>[3]</sup>

① 林悟殊：《霞浦抄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释》，《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

33 (6) 力宣行。首举 天女咒 咒水 净坛

34 (7) 阿孚林摩和弗哩耶悉特健那虚弥耶娑耶弗<sup>[4]</sup>

**【校注】**

[1] 又,乙本讹作“义”,计佳辰旧录从乙本,今改从甲本。

[2] 乙本“必”字在下行。

[3] 乙本“咒”字在下行。

[4] 乙本“弗”在第 3 页背面第 1 行。

第 6 页

35 (1) 啰汉嗚特纽缚产祚和绽那嗚特牟虚里耶<sup>[1]</sup>

36 (2) 健那阿缚阵那度悉咀忽特满那波引特坏<sup>[2]</sup>

37 (3) 特因那噓呼祚伊伽醯耶阿唎唯耶悉畔那讫<sup>[3]</sup>

38 (4) 悉哆咀伊耶阵那喻唎特乞(核) 啰汉俱坏地罗特<sup>[4]</sup>

39 (5) 奴婢耶听似嗚特阿唎坏耶户祚嗚特阿唎佩耶<sup>[5]</sup>

40 (6) 摩尼呼大浑和哩悉耶度驮和悉地里奥和<sup>[6]</sup>

41 (7) 啰遮伊耶咀<sup>[7]</sup> 绕坛洒净 天地咒<sup>[8]</sup>

**【校注】**

[1] 乙本“里耶”在下行。

[2] 乙本“特坏”在下行。

[3] 乙本“畔那讫”在下行。

[4] 乙本“俱坏地罗特”在下行。

[5] 乙本“嗚特阿唎佩耶”在下行。

[6] 乙本“驮和悉地里奥和”在下行。

[7] 《天女咒》这段文字,《点灯七层科册》第 26~33 行作“阿孚林摩和弗里耶瑟德健那虚弥也娑弗啰汉嗚特纽获产祚呼绽那嗚特牟虚里耶健那阿缚阵那度悉丹忽那满那波引特坏特因那噓呼咋伊伽醯耶阿唎唯也悉畔那乞悉多绽伊耶阵那喻唎特乞(核) 啰汉俱坏地罗特奴婢耶噓似阿唎佩耶摩尼呼大浑和哩耶度驮和悉噉哩奥和耶醯耶绽”,《摩尼光佛》第 13~22 行作:“阿孚林摩河和弗里耶瑟德健那虚弥耶娑弗啰汉嗚特纽获产祚乎绽那嗚特牟虚哩耶健那阿缚阿阵那度悉丹忽那满那波引特坏特因那卢乎祚伊伽醯阿唎唯耶悉畔那讫悉哆绽伊耶阵那喻,喻唎特乞(乞) 啰汉俱坏地罗特奴婢耶噓似阿唎佩耶摩尼乎大浑和哩耶度驮和悉致哩阿佩耶伊耶但和里耶”,《贞明开正文

科》第7~12行作：“阿孚林麻和佛里瑟德健虚弥思佛罗汉持護产祚等绽那嘠持宣读里德健阿缚阵那度悉丹忽持满陀波引持坏持因那听伊伽醯阿而唯悉伴那乞悉寻绽听阵那愈响持纒啰俱坏地罗持□□似阿佩耶魔尼呼大浑和里度□□瑟呶悉里奥和遮夷旦”，其中《摩尼光佛》的音译咒语有个别衍字夺文，四篇文献所用字亦微异，其中《贞明开正文科》缺字较多，且将“摩尼”作“魔尼”，值得注意。此偈被称为“弗里真言”，取其开篇“弗里瑟德健”概言之。据林悟殊《霞浦抄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释》一文，其可译如下：“启福德诸明使，永恒初化显现尊，十二宝殿十二船，捞渡灵魂众船师，救拔吾辈净童男！庄严唤应警觉声，圣灵性命精察者，慈悲怜悯诸圣尊，真实先知，无上摩尼尊，佑助智慧清净（童）女。究竟如所愿。”

[8] 甲本“天地”为红字，据乙本补全为“天地咒”。事实上，这段文字才是真正的“天女咒”，乃以赞颂夷数仙童女为主，林悟殊《霞浦抄本夷偈〈天女咒〉〈天地咒〉考察》校录《天地咒》及《摩尼光佛·天女咒》，今录《摩尼光佛》第231~238行《天女咒》如下：“啊噉囉哪和发弥耶哩洗那啰悉噉咭吻咭啰健心默罗师致讫 那哩娑和夷咤夷数精和 谨你噉洗 护泯护瑟 惟哈惟哈弥参弥参弥悉弥悉呼弗思嘶和弗哆和弥驮和咤哆哆达摩耶僧伽哩。弥勒菩萨，获色如示（是），能讫夷数，谨你谨你，获泯弗哩，获色檀越，伽度师，伽度师。”大体可对译如下：“天龙天龙乎，真实造相，光明大力，心默灵魂，公允平正。第三明使，救苦夷数，仙童女，大智甲：恳切哀请，救拔群羔，善力佑助！善善弥勒，公正大力，救苦救难。弥勒大佛，清净救世，夷数仙童女，聪明大智甲（惠明），圣哉，圣哉！”其中弥勒乃指摩尼而言。首行文字相较《兴福祖庆诞科》本为简，林氏以为两者所用音译字与内容大同小异，当属对同一夷偈的不同笔受，亦大概分别做了新的改编。马小鹤则以为两者内容相当的音译文字所用字常常出入甚大，可能有着不同出处。<sup>①</sup>《兴福祖庆诞科》亦可对译如下：“天龙，天龙，护——真实智慧大力明穀种，心默灵魂，公允平正。第三明使，救苦夷数，仙童女，大智甲：祈祷唯恭，师僧智慧，善善圣智，弥勒佑助！公正大力，大力救赎。弥勒大佛，清净救世，夷数仙童女，大智甲（惠明），

<sup>①</sup> 马小鹤：《霞浦文书〈摩尼光佛〉胡语音译词语综考》，《西域文史》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7，第31~49页。

智慧第三尊 (光明夷数), 圣哉, 圣哉!”<sup>①</sup>

第 7 页

42 (1) 阿驮<sup>[1]</sup>哩阿哆唎耶护法唯唵哩耶哩<sup>[2]</sup>诜那啰悉

43 (2) 谛咭叻咭啰健心默罗师帝<sup>[3]</sup>仡(核)<sup>[4]</sup>那里沙和唎悉夷<sup>[5]</sup>

44 (3) 数净和 谨你呬吮 获泯呬吮<sup>[6]</sup>唯含唯参(恭)唯醯唯惠<sup>[7]</sup>

45 (4) 思弗素思和呼拂(弥)哆和弥(拂)哆呼瑟哆佛陀哆达<sup>[8]</sup>

46 (5) 摩耶僧伽耶弥勒菩萨获色如是能讫夷<sup>[9]</sup>

47 (6) 数谨你呬吮获泯拂获色檀越伽度师 厶厶<sup>[10]</sup>

48 (7) 愿施戒香解脱水, 十二宝冠衣瓔珞;<sup>[11]</sup>

### 【校注】

[1] 阿驮: 敦煌本《摩尼教残经》第 5 行有“(尔)时明使告阿驮”之谓,<sup>②</sup>其中“阿驮”为人名,系中古伊朗语 addā 之音译,为摩尼弟子。《摩尼光佛》为类化字“啊歌”。“哩阿哆唎耶”,《摩尼光佛》作“囉哪”,“护法”,《摩尼光佛》作“和发”。

[2] 哩,甲本小字书于行右。“唯唵哩耶哩”,《摩尼光佛》作“弥耶哩”。

[3] “帝”,《摩尼光佛》作“致”。默罗师帝:《摩尼光佛》第 160 行有“默罗紫帝”,为大明尊之代称。另敦煌本《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云:“于诸帝中为师帝”,乃赞颂上帝阿罗诃也,故此当指明尊。《摩尼光佛》此偈作“默罗师致”,恐讹。

[4] 甲本“仡”右书“核”字,当为便读,《摩尼光佛》作“讫”。

[5] 乙本“夷”字在下行。

[6] 那里沙和唎悉夷数净和谨你呬吮获泯呬吮:按“那里沙和唎悉”,《摩尼光佛·天女咒》作“那哩娑和夷咄”,为“第三使”之琐罗亚斯德式名字,又被称为“密赫尔”(日神)。夷数净和:《天女咒》作“夷数精和”,即耶稣,霞浦通称“夷数和”,“谨你”,即“谨你嘘洗”,仙童女(光明少女),“获泯”,即“护泯护瑟”,即惠明使。以上古老音译词唯夷

① 林悟殊:《霞浦抄本夷偈〈天女咒〉〈天地咒〉考察》,《丝瓷之路》第 5 辑,商务印书馆,2016,第 109~139 页。

② 林悟殊:《林悟殊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 409 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 378 页。

数流传下来。<sup>①</sup>

[7] “参”，乙本作“恭”，乙本“醯唯惠”在下行。“唯含唯参”，《摩尼光佛》作“惟哈惟哈”“唯醯唯惠”，《摩尼光佛》作“弥参弥参”，

[8] 甲本“呬”涂书“弥”，“弥”涂书“呬”，乙本径改，另乙本“哆佛陀哆达”在下行。

[9] 乙本“是能讫夷”在下行。

[10] 乙本“度师△△”在下行，△△，上“伽度师”省文。“获泯”，《摩尼光佛》作“呬哩”，檀越，佛教术语，施主之谓或谓摩尼教听者。

[11] 乙本“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璎珞”十四字，与下文内容重复，衍，径删。

第8页（见图3）

49（1）洒除坛界息尘埃，严洁净口令端正；<sup>[1]</sup>

50（2）唯愿今时听我启，降大威神护我等；

51（3）任巧方便自遮防，务得安宁离冤敌。

52（4）请护法文

53（5）白 伏以华筵洁备，赖护法以维持；坛界精严，伏

54（6）明神而翻卫，恭唯 四梵天王、二大护法、威灵

55（7）赫△，圣德巍△。神锐持手若风生，宝甲浑身<sup>[2]</sup>

### 【校注】

[1] 二本第49~51行天头有“三洒杨枝，掌中安慰琼楼”诸字。“洒除坛界”，《下部赞》第30行作“洗我妙性”；“严洁净口”，《下部赞》第30行作“严饰净体”。《摩尼光佛》同《兴福祖庆诞科》。

[2] 乙本“赫△，圣德巍△。神”与下文内容重复，衍，径删，“神锐持手若风生宝甲浑身”在第5页正面第1行。

第9页

56（1）如电闪，曾受记于当年，誓护法于末世。凡欲

57（2）修宗，谨按五方，奉请 左举唱

58（3）天王化，四明神，锐持手，甲穿身，御冤敌，护真

① 马小鹤：《那哩娑和夷咤(nrysh yzd) 溯源——霞浦文书研究》，《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7年第1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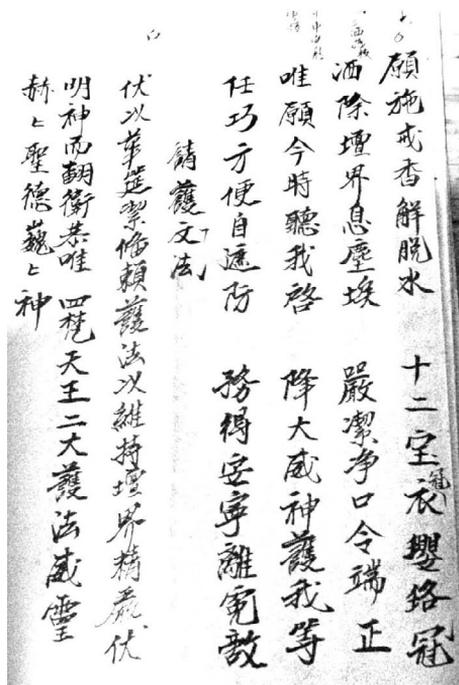


图3 《兴福祖庆诞科》乙本第8页

59 (4) 人<sup>[1]</sup>，令正教，免因循，遮伊坦，伽度师。

60 (5) 呬缚诃逸啰弥诃逸啰业缚啰逸啰△能娑啰<sup>[2]</sup>

61 (6) 逸啰△能遏素思能悉啼响素思波沙邻度

62 (7) 师阿孚林度师<sup>[3]</sup>

### 【校注】

[1] 甲本第59行(乙本第62行)天头有“五方绕坛路牌”诸字。

[2] 乙本“娑啰”在下行。“呬缚诃逸啰”，当作“呬缚逸啰”，诃字衍。“呬缚逸啰”“弥诃逸啰”“业缚啰逸啰”“娑啰逸啰”，即四天王。根据马小鹤的研究，在阿拉美语中基督教(摩尼教)四大天使名之末皆缀“el”，在中古伊朗语和帕提亚语中则为“yl”，对译汉语则为“逸啰”。在不少次经中皆有“四啰天王”征战200魔鬼(巨人)的内容，如粟特文M7800《大力士经》。<sup>①</sup>不过林悟殊先生对“四啰”是否可比定为四天王，尚有疑义，其以为所谓“四天王”或是明人假夷神之名牌，兜售本土之货

<sup>①</sup> 马小鹤：《霞浦文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第101~122页。

色耳。

[3] 乙本“沙邻度师阿孚林度师”在第5页背面第1行。“能遏素思能悉啼响素思”，《摩尼光佛》89行作“能遏苏思能悉噉响思”，“沙邻度师”作“邻度师”。其意为志心礼四大天王等诸明神。

第10页（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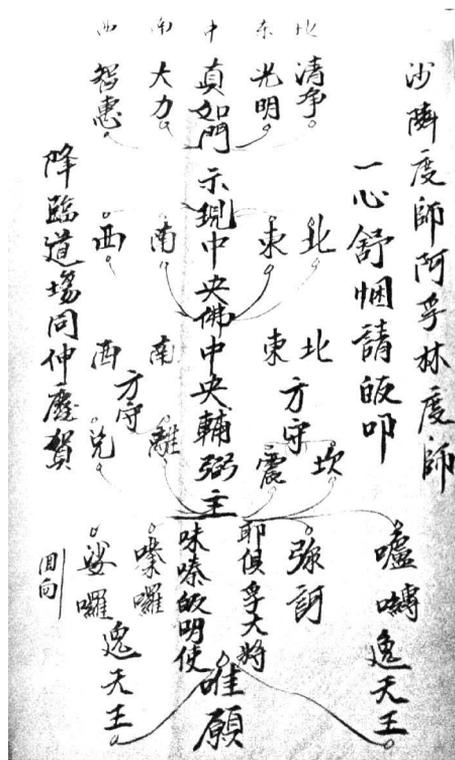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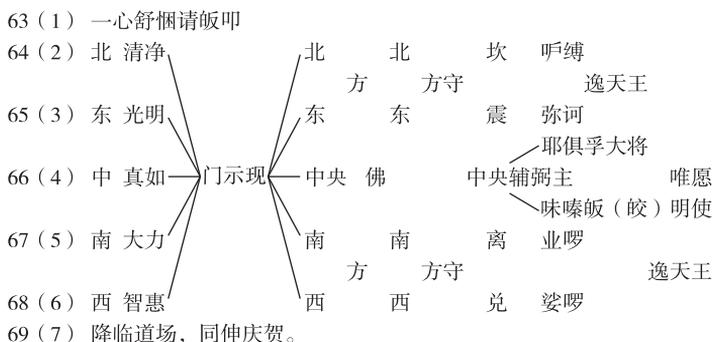


图4 《兴福祖庆诞科》乙本第10页

第 11 页

70 (1) 五方大王临法会，请镇五方作证明，证明庆诞此福果，

71 (2) 降魔消灾延福寿。请三宝香灯<sup>[1]</sup>。昔时大圣闻三宝，

72 (3) 示尔今生学道人，愚迷不晓无为性，却执凡中有碍身<sup>[2]</sup>。

73 (4) 志心皈命礼请尽虚空境，遍法界中，十方常住常命秘藏微妙法宝

74 (5) 志心皈命礼请尽虚空境，遍法界中，十方常住无上至真光明佛宝

75 (6) 志心皈命礼请尽虚空境，遍法界中，十方常住圣凡大师清<sup>[3]</sup>净僧宝<sup>[4]</sup>

76 (7) 三宝慈尊临法会，请登供筵作证明；证明庆诞此胜会，<sup>[5]</sup>

【校注】

[1] “香灯”，小字。

[2] 示尔今生学道人，愚迷不晓无为性，却执凡中有碍身：《摩尼光佛》第 27~28 行作“昔时大圣闻三宝，尔是今生学道人，愚迷不晓无为圣，却执凡中有碍身。”

[3] “清”，乙本讹为“请”。

[4] 旁有“连请护法，请法华经，回向”小字，应为后人所加。

[5] 乙本“证明庆诞此胜会”，在下页。

第 12 页

77 (1) 降福消灾增禄寿，祝保合境男女常安乐，时瘟瘴气悉消灭<sup>[1]</sup>

78 (2) 火盗官符永驱除，虎狼远遁六畜蕃；田园丰稔万民足，

79 (3) 亶赖于此保平安△△。<sup>[2]</sup>召符官文<sup>[3]</sup>

80 (4) 白 伏以寿筵弘开，法坛整备，欲迎神祖列圣光临。须仗灵官通达<sup>[4]</sup>，

81 (5) 祇就筵前祠中焚香三炷。

82 (6) 请 一心奉请：当年当月今日今时直兴福之宫庭，作通达<sup>[5]</sup>

83 (7) 之使者，异（冀）为传香叩请兴福雷使、顺懿夫人<sup>[6]</sup>、

【校注】

[1] 乙本“祝保合境男女常安乐，时瘟瘴气悉消灭”在下行。

[2] 乙本无“△△”，在此之后多出 10 行文字：

老者如山常不□，少者似水水长□流□，

男似芝兰常秀□，女如松柏永坚[贞]，  
 凶神退度吉星□，恶气消除瑞气□，  
 南辰北斗注长□，紫府丹台书不□，  
 一年四季保平[安]，每月三旬俱吉庆  
 田园丰稔胜上□，五谷培增胜上□  
 麻瘟痘毒送天□，火盗沉埋于地□  
 官符口舌送天□，三灾八难尽消□  
 豺狼虎豹遣他□，牛猪蕃畜于□□  
 平安两字卦门□，户纳千祥招百□

上段文字系后代手书所增（据猜测，有可能出自陈培生法师之手，应是依据别的文献将其抄补于此）。每句隐去末字，乃因科仪书是当地瑜伽教、明教法师糊口之物，故秘而不宣，惧他人窃取之，乃特不书全。部分□内字为据文意补。

[3] 乙本“召符官文”在第7页背面第1行。

[4] 乙本“官通达”在下行。

[5] 乙本“庭作通达”在下行。

[6] 乙本“兴福雷使、顺懿夫人”在下行。兴福雷使，即兴福雷使真君林瞪，顺懿夫人，本为陈靖姑，因瞪公夫人为陈氏，乃径称其夫人为顺懿夫人，下第99行亦称“顺懿兴福夫人”，《乐山堂神记》称祖婆陈氏顺懿夫人，上万村所供林瞪夫妇神位，林瞪夫人则书为“陈氏顺利夫人”。

### 第13页

84 (1) 马赵二大元帅、内外庆会神祇，敢劳电足，通口

85 (2) 状以奏闻，敬迓云輿，副凡诚而降格，特伸祷请祇

86 (3) 候来临首举<sup>[1]</sup>

87 (4) 昌（唱）伽度师啰婆婆伽度师哩弗啰△△呬缚醯耶仵（音注：核）地沙△△奥

88 (5) 俾特啰奥布仵（音注：核）啰△△阿和喃浑（音注：云）特喹和喃特呬喹咄喃浑（音注：云）特

89 (6) 健弗啰醯弗多汉娑旋伊啰诃能呼啰伊啰河能呼啰<sup>[2]</sup>

90 (7) 纒 (音注:核) 勒弥哆夷唵 呬唵 苏路 和醯 伽度师△△  
(伽度师)。请文<sup>[3]</sup>

**【校注】**

[1] 乙本“首举”在天头。

[2] 乙本“啰河唵呼啰伊啰河唵呼啰”在下行。文中三次出现的“△△”据林悟殊、马小鹤，为“伽度师”的略写。将夷偈关键字藏起，当是法师惧他人窥破秘本。

[3] 乙本“夷唵 呬唵苏路和醯伽度师△△请文”在下行。按此偈实即《下部赞》第二首音译诗，吉田丰、马小鹤、林悟殊皆做过解读。大体可译为“圣哉父！圣哉子！圣哉活灵（选灵）！性命河与怜悯泉（林译：作宽泰者救苦者，净风及五子，欢喜福德大天使）。清净（夷唵）光明（嘘洗）大力（苏路）智慧（摩尼智慧）（弥哆，一和醯）。圣哉！”

第 14 页

91 (1) 白 尚来灵官已奏，圣贤俱悉知闻，梵语重宣，御<sup>[1]</sup>

92 (2) 鞞咸临至止，现前佺众，各运精诚，稽首虔恭，齐<sup>[2]</sup>

93 (3) 心奉请

94 (4) 一心奉请：聪明有感，正真无私，职标雷部掌威<sup>[3]</sup>

95 (5) 权，法阐明门兴正教，敕封感应兴雷真君<sup>[4]</sup>。

96 (6) 唯愿圣慈广大，御驾来临。众和 降临华筵，领伸上

97 (7) 寿云云

**【校注】**

[1] 乙本在第 8 页正面第 7 行，“御”在第 8 页背面第 1 行。

[2] 乙本“虔恭齐”在下行。

[3] 乙本“掌威”在下行。

[4] 即祖师爷林瞪。

第 15 页

98 (1) 一心奉请：生居名族，归届德门，六阴贯体性淑<sup>[1]</sup>

99 (2) 明，万德周身灵应顺，宣封顺懿兴福夫人。

100 (3) 唯愿 阳春布泽，阴气现身。众和 降临华筵，领伸

101 (4) 上寿云云。

102 (5) 一心奉请：神功浩大，圣力威严，承奉天师之法旨<sup>[2]</sup>，

103 (6) 辅弼雷使之权衡，正一马赵二大元帅。唯愿

104 (7) 白蛇后从，黑虎前驱。众和。降临寿筵，同伸庆贺。云云。

### 【校注】

[1] 乙本“一心奉请，生居名族，归届德门，六阴贯体性淑明”中“一心奉请，生居名族，归届德门，六阴贯体”在第8页背面第7行，“性淑明”在第9页第1行。

[2] 乙本“法旨”在下行。

第16页

105 (1) 一心奉请：桃源清隐，北洋遗居，开基创业于先朝，<sup>[1]</sup>

106 (2) 历代传芳于后裔。先世圣祖，后代玄孙，唯愿<sup>[2]</sup>

107 (3) 公孙，同类，幽显不殊。众和 降临寿筵，同申庆贺。云云。<sup>[3]</sup>

108 (4) 尚来奉请：兴福雷使、顺懿夫人、马赵元帅、七祖九玄<sup>[4]</sup>，

109 (5) 幸蒙降临，叨逢雷使诞辰，子孙筵开庆赞<sup>[5]</sup>，

110 (6) 当先请以光临，为之中主，后方迎于神众，同

111 (7) 鉴虔忱，见闻随喜，请来临，谨 按香花而奉请。

### 【校注】

[1] 乙本“一心奉请桃源，清隐北洋，遗居开基创业于”在第9页正面第7行，“先朝”在第9页背面第1行。

[2] 乙本“孙唯愿”在下行。

[3] 乙本“伸庆贺云云”在下行。

[4] 乙本“九玄”在下行。另“七祖”，当即“父、祖、曾、高、太、玄、显”七世，“九玄”当即九代玄孙。道家文书中常见“七祖九玄得升天”“七祖九玄齐超度”“七祖九玄皆沾福果”等，这也是《兴福祖庆诞科》本道教化与民间化的体现。“七祖九玄”，不能实当作七世祖、九代孙之称，而是言多世之意。

[5] 乙本“庆讚”写作“庆贺”。

第17页

112 (1) 出筵<sup>[1]</sup>请外境。举。香花请云云。

113 (2) 一心奉请：威仪显赫，戒行密严，为明<sup>[2]</sup>门之都统，

114 (3) 绍传灯于历代，威显灵相<sup>[3]</sup>，传教宗师。唯愿

115 (4) 光明<sup>[4]</sup>普照，清净咸承。众和。降临寿筵，同伸庆贺。云云

116 (5) 一心奉请:分司列庙,宰执群方,体行好生以安民,展<sup>[5]</sup>

117 (6) 拓威灵而保土,内外境界,土主尊神,唯愿暂离<sup>[6]</sup>

118 (7) 宫宇,乘驾云车。众和。降临寿筵,同伸庆贺。云云

### 【校注】

[1] 乙本无“筵”字。

[2] “明”,甲本左侧残,右侧“月”也不完整,但依稀可辨。乙本抄写者未能辨识,留白,计佳辰旧录亦未能辨识。

[3] 明门都统、威显灵相,即林瞪祖师。《乐山堂神记》称之为“本坛明门都统、威显灵相、感应兴福雷使真君、济南法主四九真人”,《明门初传请本师》称“都统威显灵相度师四九真人”。其中提到“传灯历代”,可能有涵盖灵源历代宗祖之意。

[4] 乙本“光明”在上行。

[5] 乙本“以”字不清,“民展”在下行。

[6] 乙本“唯愿暂离”在下行。

### 第18页

119 (1) 请八境诸司等神。本坛本家<sup>[1]</sup>。

120 (2) 恭唯神驭既已光临,车马暂停门外,且作宽

121 (3) 怀之意,慢生返步之心。今乃雷使之诞辰,喜

122 (4) 见弘开于寿宴,香焚宝篆,霭瑞气于阳

123 (5) 春;烛灿银台,散祥光于圣节。上祝万寿绵<sup>[2]</sup>

124 (6) 长,普歆诸神庆会,大众虔诚,迎八安奉。众唱<sup>[3]</sup>。

125 (7) 香花请。再拜香花请。

### 【校注】

[1] 小字双行书写,疑为后加文字。乙本单行书写。

[2] 乙本“寿绵”在下行。

[3] 乙本“八安奉 众唱”在下行。

### 第19页

126 (1) 云輿将举,天乐玲玲朝真阙,列圣下瑶台,霓旌<sup>[1]</sup>

127 (2) 杂遝(注:达),降节徘徊,天乐飞来,龙天八部拥仙佩,琅<sup>[2]</sup>

128 (3) 璆响,临法会,再拜香花请。一次。

129 (4) 至国界首<sup>[3]</sup>,土地灵祇(祇),虚空获色,龙天神仙,各持旛

盖，无<sup>[4]</sup>

130 (5) 量百千，迎引明使，入其界内。安位毕。回向。<sup>[5]</sup>

131 (6) 稽首冥空诸圣众，飘上云驭已光临，

132 (7) 今日请降寿筵中，谨诵真言安宝座。

133 (8) 诵土地赞安慰。<sup>[6]</sup>

### 【校注】

[1] 乙本“旌”在下行。

[2] 乙本“佩琅”在下行。甲本“遯”侧音注“达”，乙本径作“达”。“列圣下瑶台，霓旌杂遯，降节徘徊，天乐飞来，龙天八部拥仙佩，琅璈响，临法会”这段文字，甲本点作“龙天八部，拥仙佩琅璈，响临法会”，按《摩尼光佛》第155~157行文字与此仅微异，杨富学、包朗点作：“圣下瑶台，霓旌杂沓，降节徘徊，天乐飞来。龙天八部拥仙陪（佩）<sup>[1]</sup>，琅函响，临法会。”度句意当从之。

[3] 甲本“首”字为红笔后加，乙本径录。

[4] 乙本“无”在下行。祇，当为“祇”误。

[5] 此行为小字。

[6] 乙本整句在第11页背面第1行。

第20页

134 (1) 奴特奴特湛温特虚沙地阿呬耶大呬呬耶~~在~~啰绥<sup>[1]</sup>

135 (2) 阿绥啰绥啰汉温特弗哩悉特健记八阵那喻悉毗<sup>[2]</sup>

136 (3) 遮耶摩尼居处满那温特波温特阿呬呬耶悉<sup>[3]</sup>

137 (4) 伴那呬耶~~在~~哆旋阿呬温特喻温特卑呬喻呬特<sup>[4]</sup>

138 (5) 奴虚湛温特奴沙地<sup>[5]</sup>

139 (6) 清净喜庆大欢娱，愿从无上明尊降，加被天仙尊神辈<sup>[6]</sup>，

140 (7) 在此殿堂居处者，勤加踊跃相冥卫，一切灾祸永消除<sup>[7]</sup>

### 【校注】

[1] 乙本写作“在”，“啰绥”在下行。

[2] 乙本“那喻悉毗”在下行。

[3] 乙本“阿呬呬耶悉”在下行。

[4] 乙本“卑呬喻呬特”在下行。

[5] 此“土地赞”第一段，《摩尼光佛》同偈为“奴特奴特湛温特奴

讫沙地阿佩耶大唵佩耶唵啰缓阿罚啰罚啰汉唵特弗哩唵德健记八阵那喻唵毗遮啰摩尼俱喻满那勿特波引特阿唵佩耶唵伴那讫耶唵哆旋阿唵唵特喻唵特德彼伊喻坏特奴许湛唵特奴沙地”，《贞明开正文科》为“奴持唵持湛唵持唵沙尼阿耶而佩耶在罗旋阿罚罗汉唵持弗里悉德健记八阵那纡悉悲遮罗魔尼具于满那忽持波引持阿而持唯悉伴那乞悉多旋阿唵唵持论唵持皮于喻坏持奴于湛唵持奴沙尼”。《摩尼光佛》中“虚”作“讫”或“许”，“坏”或作“佩”，“缓”作“缓”或“罚”，“特”作“德”，“唵”作“悉”，“摩尼居处”作“摩尼俱喻”（按后者明显准确），“满那唵特波温特”作“满那勿特波引特”，“唵唵”作“讫耶唵”（按“讫耶”当符合夷偈习惯），“卑唵喻坏特”作“德彼伊喻坏特”。《贞明开正文科》中“特”多作“持”，“居处”作“具于”，“摩尼”作“魔尼”，与《兴福祖庆诞科》《摩尼光佛》音译用字区别较大，但仍能看出是内容相同的偈颂。首段文字据林悟殊可译如下：“宽泰救苦者，守护圣洁灵魂、福德教法，愿诸明使善神降临，祈求摩尼尊大力救拔，性命精察者，净风明使施光明，受苦之人臻安康，宽泰救苦，圣哉。”<sup>①</sup>

[6] 乙本“加被天仙尊神辈”在第12页正面第1行。《摩尼光佛》“清浄”作“清新”，“加被”作“加彼”，讹，另“尊神”作“善神”。《贞明开正文科》同作“清浄”，“加被”作“加彼”，“尊神”作“善神”。

[7] 乙本“勤加踊跃相冥卫，一切灾祸永消除”在下行。“在此殿堂居处者”，《摩尼光佛》作“居住者”，《贞明开正文科》作“在彼无堂居住者”，“无堂”或为“天堂”之讹，“勤加踴躍相冥卫”，《摩尼光佛》同，《贞明开正文科》作“劝加踴躍相真卫”。

#### 第21页

- 141 (1) 内外安宁无障碍，广现懽（欢）荣新庆乐<sup>[1]</sup>
- 142 (2) 南波林麻和弗哩悉特健阿步耶坦伊耶阵那喻唵特<sup>[2]</sup>
- 143 (3) 讫啰弗啰叹获产伊满波引特弗啰汉获产伊<sup>[3]</sup>
- 144 (4) 满波引特<sup>[4]</sup>
- 145 (5) 敬礼及称赞，勇健诸明使，助善尊神辈，获持正<sup>[5]</sup>

① 林悟殊：《霞浦抄本明教“四天王”考辨》，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3辑，商务印书馆，2015，第166~204页。

146 (6) 获法者，土地诸灵相，加动相保扶，护法威灵相，加<sup>[6]</sup>

147 (7) 勤相保护<sup>[7]</sup>。

### 【校注】

[1] “广现懽荣新庆乐”，《摩尼光佛》作“广见欢荣新庆乐”，《贞明开正文科》作“广庆劝荣新庆乐”，当从《摩尼光佛》。

[2] 乙本“那喻唎特”在下行。

[3] 乙本“弗啰汉获产伊”在下行。

[4] 此段咒语《摩尼光佛》为“南波林麻和弗里悉德健阿佩耶但记八阵那喻唎特讠啰弗啰汉获产伊满波引特弗啰汉获产伊满波引特”。《贞明开正文科》作“南婆林麻和佛里悉德健阿耶绽伊阵那俞唎持持讠啰弗罗汉获产伊满波引持弗罗汉获满波引持”。《摩尼光佛》中“特”作“德”，“步耶咄伊耶阵”作“佩耶但记八阵”，“弗啰叹”作“弗啰汉”。《贞明开正文科》中“波”作“婆”，“弗哩悉特健”作“弗里悉德健”，“阿步耶咄伊耶阵”作“阿耶绽伊阵”，“唎特”作“唎持持”，“特”作“持”并衍一字。此段可译为“志礼众明使，佑护虔诚善良、圣洁福德珍珠，恳请救援！”

[5] 乙本“获持正”在第12页背面第1行。“获”，当作“护”。

[6] 乙本“法威灵相加”在下行。另“获持正获法者”当衍“获”字。

[7] “勤相保护”乙本作“动相保护”，误。《摩尼光佛》此段作“敬礼及称赞，勇健诸明使，助善尊神辈。护持正（原亦衍‘护’字）法者，土地诸灵相，加勤相保护。护法威灵相，加勤相保护”。较《兴福祖庆诞科》文字为优。《贞明开正文科》作“敬礼及诸赞，勇健诸明使，助善诸神辈，护持净法者，土地诸灵相，加勤相保护。”与两者出入较大。

### 第22页

148 (1) 嚧嚧逸啰 弥河逸啰 业缚啰逸啰 嚧娑啰逸啰 能<sup>[1]</sup>

149 (2) 遏（注：押）素思嚧悉谛响思娑娑邻度师阿孚林度师<sup>[2]</sup>

150 (3) 沃（音注：恶）速地△△获邻获色天仙地众味嗟皎明使四梵天<sup>[3]</sup>

151 (4) 王乎缚逸弥河逸耶俱孚弗哩悉特健土地灵相<sup>[4]</sup>，

152 (5) 善神获色，有碍无碍，呵护正法。弗悉里浑（音注：云）奴沙岸<sup>[5]</sup>

153 (6) 沃速地仆速地弗邻获色仙后利氏姑弗里健梵符哩悉哆<sup>[6]</sup>

154 (7) 独嚧娑地麻支姑泯弗里浑奴沙嗟岸<sup>[7]</sup>

【校注】

[1] 乙本“逸嚧能”在下行。

[2] 两本均于“遏”后书“押”，注音也。乙本“阿孚林度师”在下行。此段为四天王颂赞，《摩尼光佛》作“嚧缚逸嚧弥阿逸业缚嚧逸嚧能娑嚧逸嚧能遏苏思能啞噉响素思。娑邻度师，阿孚林度师”。“悉谛响思”作“啞噉素思”，“娑娑邻度师”作“娑邻度师”。

[3] 乙本作“四梵天”在下行。“△△”，据下文“仆△△”及《摩尼光佛》可补出“仆速地”三字，科文内容藏头露尾现象，霞浦抄本中似仅见于《兴福祖庆诞科》，或与其特定用途有关，值得注意。

[4] 乙本“土地灵相”在第13页正面第1行。

[5] 乙本“弗悉里浑(云)奴沙岸”在下行。

[6] 乙本“梵符哩悉哆”在下行。

[7] 乙本“奴沙嗟岸”在下行。此段偈咒，《摩尼光佛》如下“沃速地匐速地获邻获色。天仙地众。味秦皎明使，四天大王，嚧缚逸弥诃逸业缚嚧逸娑嚧逸耶具孚弗哩悉特。土地灵相，善神获色，有碍无碍，呵护正法。弗哩浑奴沙彦沃速地匐速地弗邻获色仙后利氏姑弗里健凡夫列悉哆独嚧娑噉引弗里浑奴沙彦”。《贞明开正文科》作“沃速地仆速地弗陵护色天仙地众末秦皎明使、四天大明王、嚧缚逸弥词逸业嚧逸娑嚧逸耶俱孚弗里悉德土地灵相，善神护色，有碍无碍，荷护正法。弗里浑奴沙嗟知沃速地弗邻护色仙后氏姑弗里健吼火力悉哆独嚧嗟啞印支婆民佛里奴沙彦”。可见“四梵(乙本作‘四梵’)天王”《摩尼光佛》作“四大天王”，《贞明开正文科》作“四大天明王”，《兴福祖庆诞科》较二者少“业缚嚧逸 娑嚧逸”二王，“耶俱孚”同《贞明开正文科》，《摩尼光佛》作“耶具孚”，“弗哩悉特健”，二者均缺“健”，“弗悉里浑奴沙岸”，《摩尼光佛》作“弗哩浑奴沙彦”，《贞明开正文科》为“弗里浑奴沙嗟知”。“娑地麻支姑泯”，《摩尼光佛》作“娑噉引”似有夺字，《贞明开正文科》后段文字相较二者则异文较多。后偈可译如此“祈请显灵、祈请救拔！乐明第二使、慈悲支姑尊！福德众明使，笃信众听者！”

第23页

155 (1) 安慰圣贤生欢喜，三宝诸佛生欢喜，诸大获(护)法生欢喜<sup>[1]</sup>，

- 156 (2) 兴福雷使生欢喜, 顺懿夫人生欢喜, 马赵元帅生欢喜<sup>[2]</sup>,  
 157 (3) 历代宗亲生欢喜, 八境王侯生欢喜, 当境明王生欢喜<sup>[3]</sup>,  
 158 (4) 本家伏祀生欢喜, 合坛官将生欢喜。同生欢喜作证明<sup>[4]</sup>,  
 159 (5) 庆会寿筵增福寿, 会境男女及诸亲, 亶赖于此保平安<sup>[5]</sup>。  
 160 (6) 诵土地赞毕。回向。咒水变食, 作五明大供, 用此下五段;  
 或作小供, 只用末一段。首举 大圣毗卢佛变食献斋。<sup>[6]</sup>  
 161 (7) 大圣自是法中王, 说尽人间常不常, 剖晰正邪皆觉悟,<sup>[7]</sup>

### 【校注】

[1] 原作“云云”, 乙本写作“三宝诸佛生欢喜”, 补出省略字。“诸大获法生云云”在下行。今悉补出略字。

[2] 乙本“顺懿夫人生云云, 马赵元帅生云云”在第13页背面第1行。

[3] 乙本“当境明王生云云”在下行。

[4] 乙本“合坛官将生云云, 同生欢喜作证明”在下行。

[5] 乙本“亶赖于此保平安”在下行。

[6] 甲本红笔补书于160行天头。乙本“大圣毗卢佛变食献斋”在第14页正面第一行, 接“大圣自是法中王”。计佳辰, 马小鹤皆从甲本, 笔者按, “诵土地赞毕”显然紧承上《诵土地赞安慰》, 当置“保平安”后, 毗卢佛, 全称毗卢遮那佛, 或谓法身如来、大日如来, 即摩尼教之“卢舍那”也, 为领起五明大供咒水变食者, 下“大圣自是法中王”正是颂“大圣毗卢”者也, 故当从乙本, 置于“法中王”前。此佛为瑜伽教崇拜的主尊。陈培生法师存《佛事文检》首即“瑜伽正教主行加持法事弟子”所启《奏毗卢》: “大圣本坛教主毗卢尊佛”, 可见霞浦摩尼教受当地瑜伽教很深的影晌。另, 乙本“咒水变食”抄写两次, 应当删去一处。

[7] 乙本“说尽人间常不常, 剖晰正邪皆觉悟”在下行。按“晰”似当作“析”。

### 第24页

- 162 (1) 能引迷途出下方。五明大供变食。  
 163 (2) 启请中央常命天, 虚无妙气佛, 以昔大愿力, 慈悲满<sup>[1]</sup>  
 164 (3) 世间, 我今虔奉请, 降大平安福, 以此真如界,<sup>[2]</sup>  
 165 (4) 大圣湛寂虚无妙气佛, 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sup>[3]</sup>

166 (5) 切圣贤，所谓死得气资，以免其死。气佛<sup>[4]</sup>从骨城想。

167 (6) 气中七变者，气是虚，虚是空，空是无<sup>[5]</sup>，无是容，容是纳，纳<sup>[6]</sup>

168 (7) 是藏。

### 【校注】

[1] 乙本“慈悲满”在下行。

[2] 乙本“以此真如届”在下行。

[3] 乙本“会上一”在第14页背面第1行。

[4] 佛，本作“𠂔”，俗字，见于《摩尼光佛》《贞明开正文科》等多部仪文中。乙本改从正字。

[5] 按本作“气是虚，△是空，△是无”，省略与前面相同的字，今悉补全。

[6] 乙本“△(容)是纳△(纳)”在下行。

### 第25页

169 (1) 启请东方光明天，清微妙风佛，以昔大愿力，慈悲<sup>[1]</sup>

170 (2) 满世间。我今虔奉请，降大平安福，以此光明界，

171 (3) 大圣清微育物妙风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

172 (4) 一切圣贤，所谓身得风力而能举动。风佛自筋城想。

173 (5) 风中七变者，风是力，力是动，动是转，转是变，变是化，化是神，神是通。<sup>[2]</sup>

174 (6) 启请西方智惠天，养生妙明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sup>[3]</sup>。所谓饥得食存，<sup>[4]</sup>

175 (7) 以免其饥。明佛出脉城想。明中七变者，明是光，光是照，照<sup>[5]</sup>

### 【校注】

[1] “以”，本作“目”，径改。另乙本“慈悲”在下行。

[2] 乙本缺“△是转，△”，“是变，△是化，△是神，△是通”在下行。

[3] “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原文为“云云”。结合上下文，可知为“云云”乃此段文字之省，故径补。

[4] 乙本缺“佛，以此净供云云”，“所谓饥得食存”在下行。

[5] 乙本缺“其饥，明佛出脉城想……光是照，照”。

## 第26页

176 (1) 是见，见是辨，辨是识，识是分，分是别。<sup>[1]</sup>

177 (2) 启请北方清净天，长生妙水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sup>[2]</sup>，所谓渴得水活，<sup>[3]</sup>

178 (3) 以免其渴。水佛自肉城想。水中七变者，水是生，生是命，命是<sup>[4]</sup>

179 (4) 荣，荣是成，成是聚，聚是众，众是因。

180 (5) 启请南方大力天，坚固妙火佛，以昔大愿力，慈悲满世间。我今虔奉请，降大平安福。<sup>[5]</sup>以此大力界，<sup>[6]</sup>

181 (6) 大圣坚固，馨香妙火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sup>[7]</sup>

182 (7) 圣贤，所谓寒得火活，以免其寒。火佛自皮城想。<sup>[8]</sup>火中七变者，火

## 【校注】

[1] 乙本缺“是见，见是辨，……别”。

[2] “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原文为“云云”。结合上下文，可知为“云云”乃此段文字之省，故径补。

[3] 乙本缺“长生妙水佛，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所谓渴得水活”在下行。

[4] 乙本缺“以免其渴 水佛自肉城想……是命，命是”。

[5] “大愿力，慈悲满世间。我今虔奉请，降大平安福”，原文为“云云”。结合上下文，可知“云云”乃此段文字之省，故径补。

[6] 乙本缺“以此大力界”。

[7] 乙本缺“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在下行。

[8] 乙本缺“其寒 火佛自皮城想”。

## 第27页

183 (1) 是香，香是美，美是色，色是好，好是端，端 [是] 严，严是威。左右念。<sup>[1]</sup>

184 (2) 第五五明<sup>[2]</sup>，生养父母，其五明身，气及风、明、水、火等力，依卢舍那<sup>[3]</sup>

185 (3) 之所生化，因其日月之所长养，成就五谷，及诸花菓，

186 (4) 为一切命，作一切力。今者众生，因其五明，寒得火活，以免

187 (5) 其寒;渴得水活,以免其渴;饥得食存,以免其饥;身得  
188 (6) 风力,而能举动;死得气滋,以免其死。以是因缘,此即  
189 (7) 名为生养父母。

### 【校注】

[1] 乙本缺“色是好,好是端,端[是]严,严是威。左右念”诸字。

[2] “第五”之前用朱笔书写的“此接”二字,以示上下文之关联。乙本“此接”二字未用朱笔,此后中断。“五明”,即《贞明开正文科》之五明佛:“活命净气伏(佛)、精进净风伏、再苏净明伏、微妙净水伏、香美净火伏。”按此五明分别与“光明智慧清净大力”诸天相对应,其与第64~68行“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四方之门示现之四方佛四方天王之关系为何?与摩尼教中“父的四面尊严”之关系如何?颇为值得研究。

[3] “卢舍那”,即摩尼教“光耀柱”或“金刚相柱”,《摩尼光佛》第268~269行“或损卢舍那身及五明子”,其即光明分子的总和,吐鲁番回鹘文文献TID200云“卢舍那佛身为万事万物,即土地、山峦、石头、沙砾、海边之水、河水及所有水塘、水道和湖泊、所有的树木、所有的生物和人类。卢舍那身无所不在,遍一切处。如果一个僧侣对某种事物举起或伸出他的手,那么他就对卢舍那身犯下了罪孽”<sup>①</sup>。

### 第28页

190 (1) 一变一化圣无端,穿过八地入十天,出入二宫<sup>[1]</sup>两圣内,  
191 (2) 隐现三常六宝间。白上来恭迓(迎)列圣神祇,降临寿筵,  
192 (3) 瞻礼皈依,容伸奉献,切以物本乎天,尚蒙造化之妙;人  
193 (4) 本乎祖,深沐生成之恩。非但春秋之祭祀,尤当因  
194 (5) 时而荐馐,草虫鸣而阜螽趯(注:侄),庆云升而景星现,  
195 (6) 欣逢(逢)<sup>[2]</sup>瑞旦,敬启贺惟,宗孙设拜<sup>[3]</sup>上香,法侣称扬  
三献。

196 (7) 志心称赞。初念上香,名花艳冶,宝烛辉煌,

### 【校注】

[1] 二宫,即日月二宫。

---

① W. Bang-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 Berlin, 1931, p. 335;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第365页。

[2] “逢”，当即逢字，旧录为“降”误。

[3] “拜”，原误也，红笔右侧书“拜”。

第 29 页

197 (1) 神祖鉴纳，福寿延长。

198 (2) 志心称赞。二念上香，澄清盂盏，茶展旗枪，神祖

199 (3) 鉴纳，福寿延长。

200 (4) 志心称赞。三念上香，菓馐满案，绿酒盈觞，神祖

201 (5) 鉴纳，福寿延长。

202 (6) 上来三献，已週八般称表，众等虔诚，同声贡献。

203 (7) 唵萨啰诃香供养，和摩啰诃香供养。

第 30 页

204 (1) 戒定惠解脱香，殷勤势（誓）向心炉上，裊祥烟，遍十方，为

205 (2) 云为盖，清静自然香。福首虔诚香奉献，尚祈洪福

206 (3) 保平安，福寿等南山。受纳现前香供养，香云藏，

207 (4) 菩萨摩诃萨，俺萨啰诃花云云。和摩啰诃花云云。

208 (5) 妙宝花，气氤氲，金枝玉叶锦绣囊，奇艳冶，透天香，

209 (6) 非紫非红，天然不假装。福首虔诚花奉献，愿祈兰桂

210 (7) 发天香，千载姓名扬，受纳现前花云云。华严藏菩萨云云<sup>[1]</sup>。

### 【校注】

[1] 云云：疑其所隐藏者为“摩诃萨”等，究竟如此，当只有陈法師本人知晓了。

第 31 页（见图 5）

211 (1) 志心称念，正直聪明，四方行化，利物济人。众和。兴福雷使，立正真君。

212 (2) 志心称念，正直聪明，五雷金典，悟道修真<sup>[1]</sup>。众和。兴福雷使，立正真君。

213 (3) 志心称念，正直聪明，六旬将近，果满功成<sup>[2]</sup>。众和。兴福雷使，立正真君。

214 (4) 志心称念，正直聪明，七玄得度，后裔昌荣。众和。兴福雷使，立正真君。

215 (5) 志心称念，正直聪明，八闽息火<sup>[3]</sup>，名振朝廷。众和。兴福

雷使，立正真君。

216 (6) 志心称念，正直聪明，九天摄职，马赵从灵。众和。兴福雷使，立正真君。

【校注】

[1] “悟道修真”，原作“悟修道真”，右注“上下”，互乙也。

[2] “六旬将近，果满功成”：计佳辰录为“六旬将远”，误。此句谓瞪公年近六旬，将功成归神也。按“立正真君”即林瞪公，《富春孙氏族谱·孙绵大师来历》：“门徒一人号立正，即林廿五公，幼名林瞪。”

[3] “八闽息火”，瞪公曾于嘉祐年间于省垣津门救火，一说救福州鼓楼之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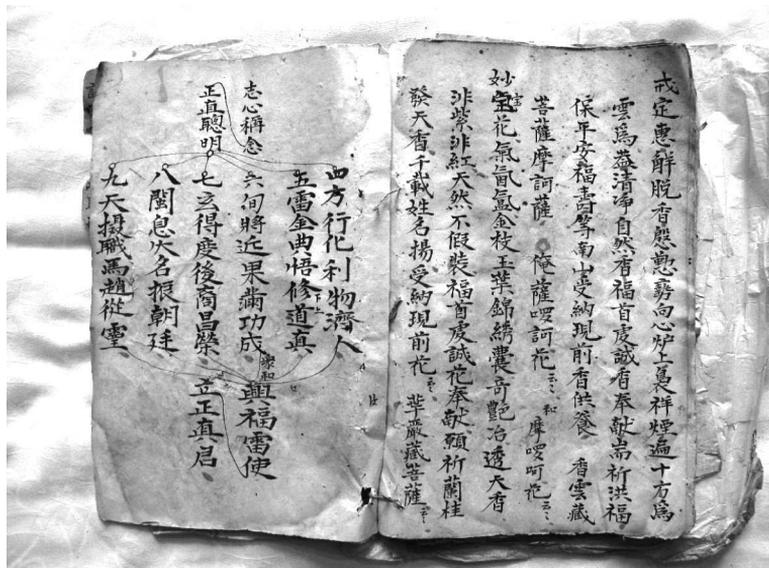


图5 《兴福祖庆诞科》甲本第30~31页

第32页

217 (1) 志心称念，正直聪明，十方游历，护国救民。

218 (2) 众和。兴福雷使，立正真君。

219 (3) 尚来举扬尊号十声而声不断，一声一功绩，功德不可

220 (4) 思议。唯愿，绵绵圣寿，蛰蛰宗枝，万年神通显赫，二

221 (5) 大元帅护从，除邪去祸殄灾危，降福安民司境土。

222 (6) 庄严文。后通。首举。四寂赞<sup>[1]</sup>。

223 (7) 奥和匐贺噓咭嗟鹞唎哩弗哆嵯哩能河淡浑 (注:云) 淡摩和夷

### 【校注】

[1] 四寂赞:没抄全。《摩尼光佛》第239~241行“第四时 净口 看光明经 四寂赞”如下“奥和匐贺卢洗嗟鹞唎哩弗哆嵯哩能河淡浑淡摩和夷数讫你门”,《贞明开正文科》第56~57行:“奥和匐贺噓洗嵯鹞唎里哆嵯哩能阿浑谈麻和夷数讫你。”《兴福祖庆诞科》与《摩尼光佛》用字可见基本一致,《贞明开正文科》“唎哩哩弗哆嵯”作“唎里哆嵯”似有夺字。《四寂赞》全篇据吉田丰、马小鹤译如下:“向神祇、光明、大力(和)智慧,我们谦卑地祈祷。我们赞美耶稣、仙童女(和)惠明、主摩尼(和)众使徒。给予我(我的)虔诚的希望。保护我(我的)身体(和)拯救(我的)灵魂。戒月结神圣的是末摩尼,光明使者!圣哉!圣哉!愿我的灵魂欢乐,永远神圣!”<sup>①</sup>

第33页

224 (1) 消除灾瘴保平安,嘿(通默)念。称扬赞叹,荷重光明功德,一时普润三

225 (2) 界,有情无尽,咸愿龙天八部,天王四等明神,恕谅佺者<sup>[1]</sup>,哀悯庖(魔)军

226 (3) 护我净众,长善业,增崇福田,普愿真常,究竟安乐。吻哆悉

227 (4) 哆唎唎哩唎。香花灯烛送神聪,乘鸾驾鹤返瑶宫,

228 (5) 唯愿寿山高耸起,阖境□□□安康<sup>[2]</sup>。远<sup>[3]</sup>行地菩萨摩诃萨

229 (6) 回筵诵天女咒。

230 (7) 河哆哩□哆哩耶护法□哩唎那唎唎悉谛唎唎健心默

### 【校注】

[1] “天王四等明神”,疑即宋摩尼所谓“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灵相、土地。”<sup>②</sup>“恕谅佺者”,当即“庶量佺者”,谓诸听者。第225~226

① 吉田丰撰《霞浦摩尼教文书〈四寂赞〉及其安息语原本》,马小鹤译,《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9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3~121页。

② (宋)谢显道编《海琼白真人语录》卷1,《道藏》第3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第114页下~115页上。参见饶宗颐《穆护歌考》,《选堂集林·史林》(中),中华书局(香港),1982,第501~502页。

行这段文字在《摩尼光佛》第288~291行作“咸愿龙天八部天王，四大明神，庶量诠者，哀悯魔军，护我净众，长养善业，增崇福田。善愿真常，究竟安乐”。

[2] 此处破失。“康”存右半边，左侧重书此字，其上一字从笔画看当为“安”。

[3] 此字破失，左补“远”字。

第34页

231 (1) 罗师帝讫那哩沙和□悉夷数净和谨你听吮获泯听

232 (2) 听吮唯恭(疑为参)唯含，唯醯唯□□弗思<sup>[1]</sup>和呼弗哆，和弥哆呼瑟哆

233 (3) 哆达摩耶僧伽耶弥[勒菩]萨获色如是能讫[夷]数谨<sup>[2]</sup>

234 (4) 你听吮获泯获色遣越伽度师。

235 (5) 安慰神祖生欢喜，欸坐寿延(筵)作□明<sup>[3]</sup>，鉴纳良宵此福果。

236 (6) 戏文完满送归宫，安宝坐菩萨<sup>[4]</sup>摩诃萨。

237 (7) 庆诞科终

### 【校注】

[1] 据前文“思”前当补一“素”字。

[2] 原卷此页破损较重，计佳辰旧录误将破损处漏出32页内容录入，马小鹤惠赐录文乃据前《天地咒》照录补全此《天女咒》，今按两者所用字有微异，故不予悉补。

[3] 欸，马小鹤录为“款”，似更合文意。又据前文“降寿筵证明修奉”似可据补“作□明”作“证明”。

[4] “菩萨”二字简以偏旁代之，马小鹤录为“荊”，按敦煌佛教写卷中常见此合体俗字，笔画数亦容有微异。例如S.2113Vd《壁画华严经变九会榜书底稿》(《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卷第9页)中菩萨书作“荊”，S.4474V3《天复八年十月敦煌乡张安三父子敬造佛堂功德记》(《英藏敦煌文献》第六卷第104页)书作“荊”，其字形结构显然具有一致性。右本有“兴福真君安宝坐陈氏夫人安宝坐”被划。

## 二 《兴福祖庆诞科》研究史评议

霞浦新文献《兴福祖庆诞科》在霞浦诸多摩尼教文献中的重要性当仅

次于《摩尼光佛》，这部科仪文书是为林氏先祖、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公庆贺冥诞而作，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应当在南宋或元朝时期，很难早于南宋，亦不大可能晚于元朝。其与《摩尼光佛》同为霞浦诸多摩尼教文献之祖本。此《兴福祖庆诞科》现为陈培生法师及其门徒、子嗣持用。2016年，笔者一行探访霞浦及福州摩尼教遗迹时，曾见陈法师及二子白衣衣着乌帽敷演此《兴福祖庆诞科》，盖因此虽为上万村林氏宗族祭祀瞪公特用，然据传瞪公曾秘传衣钵、教法于陈培生法师之先祖陈平山尊者，自此陈氏一脉得法，得以流传至今。今此文献照片乃得自瞪公后嗣林鋈先生，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随林先生探访霞浦上万村获睹文献，曾誊录数段《兴福祖庆诞科》关于瞪公的文字，并略论明教四天王与“父的四面尊严”之关系。<sup>①</sup>2013年由计佳辰做了简要录文及初步研究，<sup>②</sup>此后研究者众多，其中所涉及教主林瞪之生平，源自《下部赞》的音译诗及诸多其他音译诗偈如《天女咒》《天地咒》《四天王赞》等，更如关于“五明子”咒水变食的内容等，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目光。对《兴福祖庆诞科》的研究虽然不及《摩尼光佛》及《奏申牒疏科册》等大型文献多，但仍颇值一道。其中林悟殊和马小鹤两位先生对《兴福祖庆诞科》研究用力最勤，杨富学、包朗在校录《摩尼光佛》时亦多留意《兴福祖庆诞科》。

计佳辰的录文研究部分主要考释了兴福祖林瞪公的事迹及其神化过程，《兴福祖庆诞科》与《摩尼光佛》等科仪共见之神祇，《兴福祖庆诞科》与敦煌摩尼教文献的关联文本，新抄本中陈法师新孱入之文句等，其录文较简单，仅校两本同题文书之异同，至于其与《摩尼光佛》《点灯七层科册》等的更多关联之处，由于后者当时尚未录文，只能付之阙如。至杨富学、包朗校注《摩尼光佛》和《点灯七层科册》时，可参照者增多，故对三者及《下部赞》文句特别是音译诗之异同皆做了细致的比对，十分翔实。后林悟殊、马小鹤等研究胡语音偈等皆以此为据。杨富学在论述林瞪生平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中之地位问题时引用《兴福祖庆诞科》《乐山堂神记》《明门

① 陈进国、林鋈：《明教的新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史迹辨析》，《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术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56、379页。

② 计佳辰：《霞浦摩尼教新文献〈兴福祖庆诞科〉录校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初传请本师》等诸文献证明林瞪为北宋摩尼教教主地位。<sup>①</sup> 林悟殊不同意杨富学的观点,并提出商榷意见,亦引《兴福祖庆诞科》为证,云其中并没提及瞪公曾任摩尼教主一事,且其中提及瞪公封号只有“兴福雷使真君”或“二十五真君”,并无“明门威显灵相”“四九真人”等号,其以为见于《乐山堂神记》《明门初传请本师》的所谓瞪公封号当属他神。<sup>②</sup> 对此,笔者最近再撰文予以回应,继续征引《兴福祖庆诞科》中林氏封号(称号)“职标雷部掌威权,法阐明门兴正教”,断定此即《乐山堂神记》中瞪公称号“明门都统威显灵相”之由来:兴雷真君林瞪公执雷部、掌明门,威权显赫,是也,而“济南法主”亦可从文书中谓瞪公“生于济南八世”中找到出处。笔者并据《兴福祖庆诞科》中“五明大供”与南宋“骨佛血佛”等五明佛信仰断其为南宋之产物,而瞪公之真正获得御赐封号及天师赠号则亦当晚至北宋末年,此赐“洞天福地”金匾者或为徽宗朝精善雷法之天师张继先。<sup>③</sup> 杨富学注意到霞浦摩尼教文献中多有体现的夷数崇拜,通过研究《摩尼光佛》中的五佛崇拜与《兴福祖庆诞科》的三佛崇拜,认为其实三佛崇拜在《摩尼光佛》中已现端倪(明尊、夷数、电光或摩尼、夷数、电光王),至南宋后期之《兴福祖庆诞科》中正式形成,在明清时期成为并列的三位教主。<sup>④</sup> 此外,林悟殊还认为瞪公是潜修者,不传教,亦非摩尼教主。<sup>⑤</sup> 但未提供实证。

马小鹤对摩尼教“五明性”与“五明大供”关系的探讨写作于计佳晨录文公刊之前。<sup>⑥</sup> “五明大供”为兴福祖寿筵上的核心供养之一,它首供毗卢佛,此为瑜伽教所拜教主。毗卢佛,亦称毗卢舍那佛,白玉蟾眼中明教将大地、山河、草木、水火都视同毗卢舍那之法身,不敢履践。在摩尼教中,卢舍那即光耀柱,又称宰路沙罗夷,其犹如断事王,五明身犹如监狱,

① 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② 林悟殊:《霞浦林瞪崇拜之我见》,《文史》2015年第2期。

③ 盖佳择、杨富学:《再论林瞪之霞浦摩尼教教主地位》,参见杨富学《霞浦摩尼教研究》,中华书局,2020,第156页。

④ 杨富学、薛文静:《霞浦摩尼教夷数崇拜考》,《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6期;Yang Fuxue, Xue Wenjing, “Yishu (Jesus) Worship in Xiapu Manichaean Manuscripts,”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Brill, 2018, pp. 97-112.

⑤ 林悟殊:《唐后潜修式明教再思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6辑,商务印书馆,2017,第23页。

⑥ 马小鹤:《从“五明性”到“五明大供”》,《史林》2012年第1期。

将五类魔囚禁起来。敦煌本《摩尼教残经》：“其新人日者，即像广大宰路沙罗夷，（其）十二时者，即像先意及以净风各五明子，并呼嚧瑟德、哮喽嚧德，合为十三光明净体，以成一日。”可见光耀柱卢舍那身与五明子关系之密切。故《大供》归结五明“依卢舍那之所生化”正循其教义，即引迷途的灵魂脱离尘世而归明界是也。然而贪魔造作肉身，反而将想心念思意这五明分别囚在骨筋脉肉皮五城之中，又以怨嗔淫忿痴为狱官，仿净风五子；以馋毒猛火像光耀柱。净风造二大明船，惠明化成一个个光明使者禁五暗于五城，如金师炼金拔擢五明，拯救灵魂。

宋代文献记载了北宋末年民间明教信徒对五明的崇拜，以致绘形流通，《兴福祖庆诞科》的《五明大供》则说明此教义已演变成了妙气佛等五明，以毗卢舍那为领头，仍保持了五城的教义，五佛结合四寂，加上真如，分属五方，进而又披上道教外衣，吸收《太上老君说五厨经》长生等内容，与施食仪结合在一起成为五明大供。使信徒相信妙气佛能让人长生、妙明佛使人不饥、妙火佛使人不寒、妙水佛使人不渴等。

马小鹤在《福建明教、林瞪与〈兴福祖庆诞科〉》一文中则综合研究了此件文书，认为《兴福祖庆诞科》祖本只是林氏家族与林瞪门徒纪念林瞪诞辰的科文，套用了道教科文形式，不宜径直视为明教经文，虽然其蕴含明教信息极为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教势衰，教义渐失，何乔远后，教外人士对明教已难作正确描述。<sup>①</sup>霞浦法师如陈培生等与林氏族人也恐怕不再理解这些音译文字，难免抄漏、抄错，并增添一些他们能理解的民间宗教汉文文书的套语（新抄本十行文字），这就使整个科文越来越失去明教属性，而像普通民间宗教文书了。

马小鹤在他的新文《摩尼教兴衰新考》中认为《兴福祖庆诞科》是嘉祐年间由林瞪门徒后裔所制作（按此时间明显过于提前），文中还简要谈论了顺懿夫人、二大元帅和五明子等科文提到的神明。<sup>②</sup>他在另文中结合其他文书简单介绍了霞浦的发现及林瞪的生平身后，并就其自身的研究对《兴福祖庆诞科》主要偈颂、《兴福祖庆诞科》与《摩尼光佛》的主要神祇，如“土地灵相”等特别是从《下部赞》到《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奏

① 马小鹤：《福建明教、林瞪与〈兴福祖庆诞科〉》，《史志研究》第1辑，2015，第301~326页。

② 马小鹤：《摩尼教兴衰新考》，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115~140页。

教主》中“三位一体”观的影响：“夷数、电明（电光佛）、广大心（惠明）”；“夷数精和”“谨你噓洗”“获泯噓洗”；“夷数和佛”“电光王佛”“摩尼光佛”（三大圣）等。<sup>①</sup> 马小鹤并探讨了《兴福祖庆诞科》之《四寂赞》抄写不全的问题，他以为一种可能是存在丢页（包括没拍全），一种可能是抄写人有意略去。按《摩尼光佛》第49页和50页之间亦有衔接不畅的现象，林悟殊指出其可能存在缺页。<sup>②</sup> 后一种情况可能性较大，作为科仪法师糊口之物，此类文书多存在“机关”，防止被人窃去，笔者以为《四寂赞》缺页与新抄本增插的十行缺少末字原因是一样的。

在《摩尼教四天王考》中马小鹤梳理了见于霞浦文献《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中关于“四梵天王”的《请护法文》《土地赞》《诵土地赞安慰》等文中涉及的四大天王名号异同，指出其本为基督教—摩尼教四大天使，演化为霞浦摩尼教的四方的四梵天王。<sup>③</sup> 究其源头当在《死海古卷》《以诺书》《巨人书》（《大力士经》）中，因阿拉美语或中古波斯语词根“yl”或“el”而有“逸啰”“啰”之后缀。《死海古卷》《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战争书》中记四大天使的名字被写在光明子军队四个塔楼的盾牌上，各镇一方，追溯至中世纪犹太教神秘文献则知四大天使分别立于上帝宝座之四面，此即四大天王管四天下之出处，尽管具体方位或有微异。马小鹤在文章最后总结四大天王对应四大天使的六重证据：对音吻合是第一重；四大天王之对应四寂是第二重；四大天王神话与摩尼教元神话相符是第三重；《赞天王》中十天王与摩尼教荣耀之王对应是第四重；十天诸魔与摩尼教魔鬼能勘同是第五重；《请护法文》中耶俱（具）孚与摩尼教护法雅各勘同则是第六重。另外，其新作《从死海古卷到明教文书——摩尼教十天王与四天王综考》则广泛征引《死海古卷》、《导师的克弗来亚》、《摩尼教残经》、《大力士经》、波斯文、粟特文、回鹘文涉及四大天使的写卷以及绢画、《摩尼光佛·赞天王》、《贞明开正文科》、《十天王赞》及《兴福祖庆诞科》、《四天王赞》等内容，结合日藏《宇宙全图》第七层天及须弥山顶疑

① Ma Xiaohu, "On the Date of the Ritual Manual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Birthday of the Ancestor of Promoting Well-being from Xiapu," *Open Theology* 1, 2015, pp. 455–477.

② 林悟殊：《摩尼教华化补说》，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第475页。

③ 马小鹤：《摩尼教四天王考——福建霞浦文书研究》，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3，第81~113页。

似十天王（荣耀之王）的图像以及山前犍陀罗山上“四天王天”中四大天王图像分析丝绸之路上四大天使（天王）形象的演变等。<sup>①</sup>此外，匈牙利学者康高宝（Kósa Gábor）在介绍霞浦文书中关于四梵天王文字时特别指出：“其他各种文字的摩尼教《大力士经》（《巨人书》）残片均未提及镇压巨人的四大天使之名，亦未将之与征服巨人（恶魔）联系在一起（包括敦煌文献），只有霞浦文书保存了这四大天使的名字，故知霞浦文献虽抄写较晚，然其源头实可追溯唐朝，亦非照抄敦煌吐鲁番文献。”<sup>②</sup>

马小鹤先生还有不少考证《兴福祖庆诞科》等仪文中的音译诗，指出其中不少现于《下部赞》和《摩尼光佛》等文献中，如马小鹤对校《下部赞》第二首音译诗与《兴福祖庆诞科》第八页音译诗，指出霞浦本音译诗个别较之敦煌本更近胡语原音，<sup>③</sup>可校敦煌本之误。引述吉田丰言霞浦文书音译词以浊辅音对应伊朗语的浊音，不像敦煌本省略伊朗语中辅音，可见其音译系统略早于敦煌本的音译系统，虽然闽地从晚唐方得法，然呼禄法师之传承应当更早于《下部赞》的传承者，从《兴福祖庆诞科》之准确拟音，或可判断林瞪弟子制作科文时，当仍能领会夷偈含义。林悟殊持不同意见，指此偈无名，内容同于《下部赞》“次偈”，其以“伽度师”对译摩尼教感叹发语词“圣哉”，比《下部赞》之“伽路师”自然更精准，《次偈》承《普启赞文》，为普遍颂赞诸明神之诗偈，故不特书名。<sup>④</sup>《无名偈》相较《下部赞·次偈》，亦做了不少适应本土的改动，如“性命河与怜悯泉”一节，即改为“净风五子”“福德天使”等易于理解的神名。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无名偈》中多次隐却“伽度师”，其性质与陈氏《兴福祖庆诞科》本新增十行文字之藏头露尾性质相似，为民间法师故弄狡狴耳，将偈秘为珍宝，不欲他得，实诚非一摩尼教法师所当为，故《兴福祖庆诞科》

① 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2019，第312~328页。

② Kósa Gábor, “The Book of Giants Tradition in the Chinese Manichaica,” Matthew Goff, Loren Stuckenbruck and Enrico Morano (eds.) *Ancient Tales of Giants from Qumran and Turfan: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Munich, Germany (June 6-8, 2014)*, 2016, p. 155.

③ 马小鹤：《摩尼教〈下部赞〉第二首音译诗补考——霞浦文书〈兴福祖庆诞科〉研究》，《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0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39~164页；《摩尼教〈下部赞〉二首音译诗偈补说》，《文史》2016年第1期。

④ 林悟殊：《霞浦抄本无题夷偈一首考释》，《欧亚学刊》新4辑，商务印书馆，2016，第173~190页。

本宗教性质其实如何,实大有疑义。

马小鹤将《摩尼光佛》完整文本中可释读的音译词语作一综合考释总结,包括源于梵语之佛教词汇与源于波斯语与摩尼、夷数、苏路支有关的摩尼教词汇,摩尼教护法音译名,用以对应“四寂”的波斯语词汇等。<sup>①</sup>《唐宋摩尼教胡语音译异文初探》一文则比较敦煌、霞浦诸本内容相同夷偈之用字参差,认为呼禄法师入闽,携弟子共撰《摩尼光佛》,乃仿佛教礼忏文,抄撮音译诗,口授夷偈赞诗而成文。至林瞪时,去唐仍未远,教徒尚能得见“真言”原本,林瞪卒后,弟子编《兴福祖庆诞科》以庆冥诞,便广采音译“真言”。<sup>②</sup>马小鹤探讨了《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请神科仪书合抄》与《下部赞》音译诗的异同,提出几种可能:胡语原文有异;音节有取舍;辅音的去留;音值对应差异导致一词多形;音译用字差异导致一词多形;旁加侧注之不同及传抄讹误等。《摩尼光佛》中大部分偈颂当为呼禄法师亲传,然亦不可免有编次失误、字音讹谬;《兴福祖庆诞科》则为宋时二次摘编制作的产物;大部分霞浦文献制作于明清,为民间宗教科仪,生搬硬套、割裂夷词者比比皆是,早已不能识认明偈。

林悟殊先生研究《兴福祖庆诞科》音译诗偈的文章多篇,其特点在于将夷偈文字按蕴意切块,变成连缀的珠串分别解析,夷偈释文已具校注。

《霞浦抄本明教“四天王”考辨》乃就宋明教流传之《四天王帙》与霞浦文献中大量涉及的音译四大天王之名(以《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之《土地赞·四天王偈》及《摩尼光佛·天王赞》为中心,两本文字略异)展开讨论并译释之,其以为四“逸”天王与《四天王帙》之天王实貌合神离,难言传承。<sup>③</sup>其以有限的传世文献强束霞浦民间文书,削足适履十分明显。

作为西方宗教的摩尼教素来无土地崇拜的观念,然宋代明教徒所崇拜者即有灵相、土地,无论草庵诗签还是霞浦文献皆有“土地诸灵相”之颂

① 马小鹤:《霞浦文书〈摩尼光佛〉胡语音译词语综考》,《西域文史》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7,第31~49页。

② 马小鹤:《唐宋摩尼教胡语音译异文初探》,《欧亚学刊》新6辑,商务印书馆,2017,第38~59页。

③ 林悟殊:《霞浦抄本明教“四天王”考辨》,《欧亚学刊》新3辑,商务印书馆,2015,第166~204页。

词，故而霞浦出现《土地赞》夷偈亦属正常。《霞浦抄本“土地赞”夷偈二首辨释》解读《土地赞》《诵土地赞安慰》，<sup>①</sup>林悟殊以为夷偈虽云《土地赞》然却无一字赞颂土地抑或天地，乃至摩尼教中“地藏明使”亦无踪影，严重名实不副。推其原因，或因制作《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之法师并非笔受夷偈者，乃乡间法师，得夷偈如获至宝，而又不识梵字，径安土地天地之名耳。然笔者以为其夷文中虽无一语道土地，然此偈汉文部分屡提“土地灵相”，故其以《土地赞》概之并非离题万里。另按《贞明开正文科》中亦出现此偈，无名而用字多异。在《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和《点灯七层科册》中存在的大量夷偈，因多见“弗里”云云，故不少被冠以“弗里”真言之号，《霞浦抄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释》一文乃举三篇文献开篇弗里二偈，对校释读之。<sup>②</sup>此二篇真言称摩尼为“无上至尊”，复赞“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可被视为元以后流行八闽的“摩尼公咒”之原型。

《霞浦抄本夷偈〈天女咒〉〈天地咒〉考察》研究释读了《摩尼光佛·天女咒》和《兴福祖庆诞科·天地咒》两个相近文本，《天女咒》当因偈赞光明少女（仙童女）而得名，《兴福祖庆诞科》第33行云“首举天女咒 咒水 净坛”，而后的则是一则与天女毫无关系的偈文，其41行的《天地咒》方是真《天女咒》，另第33页、34页亦有一段残破不整的《天女咒》。<sup>③</sup>三者大体内容相同，唯所用音译字略异，林氏推断当为对同一口传夷偈之不同笔受，失真之处亦难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以弥勒喻指摩尼，对于摩尼教徒来说，摩尼就是弥勒佛，因为耶稣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中承诺过他作为圣灵，他将会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重新出现于尘世。<sup>④</sup>在一首底麻节赞美诗中，摩尼像被置于祭坛上，信众用庄严的诗句致辞“弥勒佛降生了，末摩尼，那个使徒，他从上帝耶稣那儿带来了胜利（救赎）”<sup>⑤</sup>。

① 林悟殊：《霞浦抄本“土地赞”夷偈二首辨释》，《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

② 林悟殊：《霞浦抄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释》，《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

③ 林悟殊：《霞浦抄本夷偈〈天女咒〉、〈天地咒〉考察》，《丝瓷之路》第5辑，商务印书馆，2016，第109~139页。

④ 《圣经（和合本）·新约·约翰福音》云“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摩尼教认为摩尼即是父差下的保惠师。

⑤ W. B. Henning, Ein manichäisches Bet- und Beichtbuch,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No. 10, 1936, pp. 20-21.

### 三 《兴福祖庆诞科》的宗教属性

《兴福祖庆诞科》无疑是一篇摩尼教抄本科仪书，其中很多内容皆有原始的出处，然后代复增益不少民间师巫教的内容。

究其创作年代，可能与《摩尼光佛》一样存在两个时间，即包含大部分内容的文本雏形的形成时间与现有文本最终成形时间，两者区隔或有数百年之长。目前学界很多学者如马小鹤等都相信《兴福祖庆诞科》中很多节科仪特别是音译部分远可追溯至晚唐，乃真正源于波斯，与呼禄法师密切相关，甚至得自其口传心授。《摩尼光佛》亦然。不过看起来其当较《摩尼光佛》为迟：根据马小鹤、汪娟的研究，《摩尼光佛》是一部比较典型的佛教式科仪，<sup>①</sup> 相比之下，《兴福祖庆诞科》虽亦不乏佛教语汇，但其道教色彩亦略浓，这应当与“兴福祖”林瞪公从孙绵大师“传习道教”而死后又被封为道教真人（真君）相关。如果《兴福祖庆诞科》确有其雏形文本，其应当与《摩尼光佛》为前后，但从其并未保留比较完整的佛教科仪模式，而体现佛道模板杂糅（如《咒水变食》一段五明皆称佛，但仪式却是道教的）来看，其原貌早失，音译偈颂之外，基本皆是后世的東西了。

马小鹤在多篇文章中推测《兴福祖庆诞科》应当创作于宋仁宗嘉祐年间即瞪公仙逝后不久，这个说法似有一定道理，然其说实是误信宗谱与方志中瞪公于嘉祐间加封“兴福真人”的记载。根据笔者对《摩尼光佛》和《兴福祖庆诞科》的最新研究，在《摩尼光佛》中出现苏轼元丰中遭贬谪后所作偈颂的同时并未见有霞浦其余诸本科仪中皆见的瞪公诸封号，这似暗示瞪公最迟于那时仍未获封，而《摩尼光佛》则当成形于神庙以后。公精善雷法，而雷法至徽宗时极盛，且政和宣和之时有进摩尼经事，故笔者以为云瞪公于时受封当最合情理。<sup>②</sup> 此时摩尼经中盛行的仍是传统的五佛崇拜，然而到了《兴福祖庆诞科》时期流行的则变成“咒水变食”五明佛了，

① 汪娟、马小鹤：《霞浦文书〈摩尼光佛〉的仪文复原》，《敦煌学》第32辑，2016，第1~44页；汪娟：《从敦煌礼忏到霞浦科册〈摩尼光佛〉的仪节析论》，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2019，第329~358页。

② 盖佳择、杨富学：《再论林瞪之霞浦摩尼教教主地位》，参见杨富学《霞浦摩尼教研究》，中华书局，2020，第156页。

即南宋初年陆游所谓“肉佛、骨佛、血佛”，抑或北宋宣和年间温州狂悖之人所传用之《妙水佛帧》等五佛帧，故《兴福祖庆诞科》最早当创作于此时。最晚则可能成形于元朝：科文开篇即云“踪迹存于乐山”，乐山无疑即“乐山堂”，而上万村《富春孙氏族谱·孙绵大师来历》云“本堂初名龙首寺，元时改乐山堂，在上万，今俗名盖竹堂”<sup>①</sup>。故若宋人作《兴福祖庆诞科》则或当云“踪迹存于龙首”。“龙首寺”在元代改作“乐山堂”，在后来的《祷雨疏》中又称“瑞山堂”。那么，这到底为宗谱所记有误，还是宋时已称“乐山堂”？抑或《兴福祖庆诞科》压根就是元后产物？此不能明，但元代应该是《兴福祖庆诞科》创作完工时间的最下限了。

《兴福祖庆诞科》乃为八世祖瞪公冥寿作，这一支是济南林氏，故瞪公又有号为“济南法主四九真人”，科文中多次提及“兴福祖”“雷使”云云，照应主题，计佳辰旧作述之已备。瞪公事迹，除地方志和宗谱外，霞浦文献《明门初传请本师》《乐山堂神记》等中亦记载瞪公繁杂的名号，为瞪公研究的珍贵资料。瞪公夫人号为“顺懿兴福夫人”，其在《乐山堂神记》中则号为“祖婆陈氏顺懿夫人”，<sup>②</sup>“顺懿夫人”是闾山教崇拜的女神陈靖姑当无争议，林瞪夫人陈氏为一平凡女子亦无可争议，两部科仪存在的这种“拉郎配”当只存在于林氏家族内部，而不为外人道。

在《兴福祖庆诞科》中大约有佛道明教的神祇三四十位（批）。

属于佛教/佛化神祇有：大圣贞明法性电光王佛、大圣长生甘露摩尼光佛、大圣延生益算寿夷数和佛、四梵天王、二大护法、弥勒菩萨、大圣毗卢佛、五明佛（妙气、妙风、妙火、妙水、妙明佛）

属于明教神祇有：默罗师帝、夷数净和、谨你嚧洗、获泯嚧洗、摩尼、嚧缚〈诃〉逸啰、弥河逸啰、业缚啰逸啰、娑啰逸啰、嚧遏押素思、嚧悉谛响素思、嚧皈（皎）明使、耶俱孚大将、四寂（夷咤、嚧洗、苏路、和醯）

来自道教神祇有：顺懿兴福夫人、马赵二大元帅、八境诸司等神、土地诸灵相、护法威灵相、当境明王、合坛官将、兴福都雷使林二十五真君

相比较《摩尼光佛》及《冥福请佛文》中佛教（佛化）神祇的压倒性

① 陈进国、林璠：《明教的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事迹辨析》，《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49页。

②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

优势,《兴福祖庆诞科》中三派势力基本势均力敌,然而比较《求雨秘诀》《祷雨疏》《奏申牒疏科册》和《乐山堂神记》等,其道教色彩又明显不足,虑及摩尼教佛化远早于道化,亦可确知《兴福祖庆诞科》制作时间乃在北宋本《摩尼光佛》与明清本《祷雨疏》《奏申牒疏科册》之间。

《兴福祖庆诞科》突出三佛地位,比诸前五佛,唯摩尼与夷数之地位得以留存,夷数在《兴福祖庆诞科》本中亦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被称为“大圣长生益算夷数和佛”,为三大圣之一。在霞浦后期的文本中,夷数的地位亦持续得以强化,而特突出与“生命”“长命”的关系。如《祷雨疏》《求雨秘诀》《明门初传请本师》<sup>①</sup>等中皆称其为“再甦活命夷数和(光)佛”,《贞明开正文科》则称“大慈夷数佛”。<sup>②</sup>有学者曾以为夷数能救苦难,宛如观音般大慈大悲。<sup>③</sup>这种印象当是很准确的。按夷数佛即耶稣,在基督教中为救世主弥赛亚,死后三天复活,末日审判时则能让无论善恶,全部死者悉数复活听审:

5: 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5: 25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

5: 28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5: 29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sup>④</sup>

而在摩尼教中,耶稣也与“生命”和“复活”紧密相连。耶稣在摩尼

① 黄佳欣:《〈乐山堂神记〉与〈明门初传请本师〉释文》,《霞浦科仪本〈乐山堂神记〉再考察》,陈春声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2013,第248~255页。

② 杨富学、宋建霞、盖佳择、包朗:《屏南摩尼教文书〈贞明开正文科〉录校并研究》,《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

③ 马小鹤:《摩尼教中的夷数(耶稣)——福建霞浦文书研究》,《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165页。

④ 《圣经(和合本)·新约·约翰福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印,2009,第109页。

教中被称为生命的给予者，世界（地狱）的拯救者等。在西方摩尼教中此类赞誉尤多：科普特文《摩尼教赞美诗第二部》中耶稣被比作生命树的果实，那些信奉耶稣的人将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吐鲁番出土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文书 M28 II 是一首据传为摩尼本人所作的《生命给予者耶稣颂》：<sup>①</sup>

您啊，您是正义之神，高贵的医师！  
 最敬爱的儿子，最受福佑的灵魂！  
 欢迎您！解放我们的君主。  
 前来救助吧，善良的神灵，和平的使者，  
 温顺良民的帮助者，镇服侵略者的胜利者！  
 欢迎您，新的君主！  
 欢迎您，囚徒的救赎者，  
 以及受伤者的医师！  
 欢迎您，唤醒沉睡者的神，  
 您使昏睡的人起身，  
 您使得死亡的人复活！

耶稣是大明尊的儿子，代表光明，奉明尊之名启示亚当夏娃，是生命的赋予者。他庇护了陷于死亡痛苦中的信徒，引导他们走向光明的正确道路。故而大家都信奉耶稣（夷数），乃至超过了摩尼，《摩尼光佛》中有一篇《吉思咒》，乃称扬圣徒乔治（吉思大圣）坚信基督耶稣而不屈，文末（第 316 ~ 319 行）云“称念夷数佛，暨（既）死而复苏；称念夷数佛，枯木令兹（滋）茂；称念夷数佛，沉轮（沦）俱解脱；称念夷数佛，朽骨再苏活”<sup>②</sup>。故在霞浦民间文书耶稣（夷数）即被精准定位为能使人长生不死或者死而复生，

① 本文书中古波斯语撰写，编号为 M28 II Ri-Vi，内容主要是向耶稣的诉求。最初的版本由摩尼亲自创作，用的是阿拉美语。见 P. C. Andreas & W. Henning, *Mittleriranische Manichäica aus Chiesisch-Turkestan I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33, pp. 312 - 316; H. -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is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San Francisco, 1993, p. 64; 芮传明：《摩尼教敦煌吐鲁番文书译释与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第 221 页。

② 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寒山寺佛学》第 10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第 97 页。

所以称“再甦活命”也。至于林悟殊以为夷数被民间奉为寿星，并借此解释“大明景教庆寿寺”的缘来，<sup>①</sup>则恐略显牵强。

《兴福祖庆诞科》比较其他文献，亦有一些特有的神祇，如音译诗偈中出现的那里沙和唎悉、夷数净和、谨你噓洗和获泯噓洗，只见于《摩尼光佛》，为第三使（日光佛）、夷数、光明少女和惠明使的音译，由于过于佶屈聱牙而被后代文献所淘汰。另外《兴福祖庆诞科》中五明佛亦不见于其他霞浦文献，而仅见诸屏南文献《贞明开正文科》，文内称“活命净气伾 精进净风伾 再苏净明伾 微妙净水伾 香美净火伾”等，但只与诸佛作一处礼愿而非单独礼请，举行咒水变食的道家仪式，更不似《兴福祖庆诞科》本将五佛推到“众生生养父母”的至高境地——笔者按五佛即五明子，亦即“我主的肉和血”，即包含大地山河动植水火的物质世界中所包裹蕴含的光明分子，人不得履践不得伤害之，而取用“妙供”——将食物提供与僧侣食用，分离释放出光明分子，如是则可为信众提供拯救之路。

《兴福祖庆诞科》之所以将五明佛端上“五明大供”的筵席，乃“以此净供普献庆诞会上一切圣贤”，所谓圣贤，当即以林瞪为代表的“宋摩尼”，信徒们和子孙们乃通过请诸神和祖师享用此“大供”以冀获得末日拯救。故知其虽借用道家《五厨经》及道家佛家咒水之术变食之咒，其核心意义与《残经》、《下部赞》乃至《神桌》等并无不同。桌上摆着的（法筵净供），实是主夷数的肉和血，是“受难耶稣”的象征，是“骨佛肉佛”等五佛，祝祷上天的目的就是向人宣布主牺牲了。<sup>②</sup>是故“五明佛”与食物的关系至为密切，《贞明开正文科》中称“香美净火伾”<sup>③</sup>实即源于“五明大供”妙火佛“火中七变者，火是香，香是美，美是色”，所云即食物之香美。

五明子的概念及背后源自多个宗教的蕴意，如瞪公等超群绝俗的“宋摩尼”尚能领悟，而对于后代法师和信众而言则恐难，这也是之后文献未继续将此五佛纳入奉请之列的原因罢。故此亦可判定屏南摩尼教的《贞明开正文

① 林悟殊：《清代霞浦“灵源教”之“夷数和佛”崇拜》，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16，第192页。

② 马小鹤：《“肉佛、骨佛、血佛”与“夷数肉血”考——基督教圣餐与摩尼教的关系》，《史林》2000年第3期。

③ 杨富学、宋建霞、盖佳择、包朗：《屏南摩尼教文书〈贞明开正文科〉录校并研究》，《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

科》撰写时间应当与《兴福祖庆诞科》的撰写时间大体相同。这两部堪称活化石的科仪目今仍活跃在科仪法师如陈培生或韩氏法师之手，亦堪称当代奇迹。

大圣贞明法性电光王佛这一神亦值得注意，此佛前冠“贞明”二字，贞明者，日月光明也，出现在多部文献中，宋时流行《证明经》，一说即《贞明经》。“贞明”释义已在杨富学等人撰写的《霞浦本摩尼教文献〈点灯七层科册〉录校研究》中，<sup>①</sup>此号多赋予“贞明大圣”，除《冥福请佛文》赋予“贞明别验日月光佛”<sup>②</sup>外，即此赋予“电光王佛”。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日月光佛还是电光王佛，都与光明息息相关，是以冠以象征光明的“贞明”。

#### 四 《兴福祖庆诞科》在世界摩尼教史上的意义

霞浦摩尼教文献堪称中古波斯文化的活化石，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活见证，其价值之大无可估量，林悟殊、杨富学、马小鹤等学者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作为上承《摩尼光佛》，下启《祷雨疏》《奏申牒疏科册》《乐山堂神记》等大批科仪，介于佛事仪文与道事仪文之间的这部《兴福祖庆诞科》亦堪称两宋之交至元初的摩尼教活化石，究其在教史上的意义，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兴福祖庆诞科》《乐山堂神记》《明门初传请本师》以及部分宗谱完整呈现了一个伟大的“宋摩尼”生前逝后的贡献，以及从唐末胡天尊到宋初林瞪再到清代、近代的一个完整的摩尼教传灯谱系。林瞪及其对摩尼教的道教化改革，亦深深体现了沙畹、伯希和先生的著名论断：

吾人须知者，真正之摩尼教，质言之，大摩尼自外来所传布之教，已灭于八四三年之教，尚存者为已改之摩尼教，华化之摩尼教耳。<sup>③</sup>

① 杨富学、包朗、薛文静：《霞浦本摩尼教文献〈点灯七层科册〉录校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25辑，三秦出版社，2018，第121页。

② 杨富学、史亚军、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冥福请佛文〉校录研究》，《文献研究》第4辑，学苑出版社，2014，第85页。

③ É. Chavannes-P.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913, p. 303; [法]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第80页。

作为宋代有名的“大摩尼”，上万村乐山堂当之无愧的大“堂头”“菜头”，瞪公在教内地位极为隆崇，甚至被认为是摩尼教主，有民间传说乃至说其曾率领村民以明教为旗号同官兵为战，<sup>①</sup>亦有村民云其曾在宋朝任宰相，不一而足。瞪公死后受到宋朝廷的嘉奖，追赠为“兴福都雷使真君”，或称“兴福真人”，正如其裔孙林登鳌所撰《八世祖瞪公赞》云“生而为英死而为神”“仰公之为人，正气塞乎两间，不屑屑于富贵，不戚戚于名利，固非凡人所可及矣”“以一布衣而享祀不忒，流芳百世”<sup>②</sup>等，其道德感召力无疑是极强的。

林瞪是一个道行极高、精深教义的明教潜修者，“弃俗入明教门，斋戒严肃”，作为呼禄法师（胡天尊）的五代弟子，曾远尘修法，隐居乡间，潜学明教，毕生不懈，故其位望隆而备受敬。其状一如《崇寿宫记》中张希声，《竹西楼记》中石心上人，而其修法有成又不仅仅以之修身而已，其同师孙绵一起传习明教（称“道教”），村民当不少得法者，而乐山堂（龙首寺）则一度成为传教的中心。目前霞浦多数经文如《摩尼光佛》《祷雨疏》《奏申牒疏科册》《求雨秘诀》等中皆有瞪公的影子，或为瞪公生前所传习，或为追忆瞪公摘编而作。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朝廷诏取明教经入道藏，<sup>③</sup>其中当即有瞪公传用者矣。至于《兴福祖庆诞科》，则为庆贺瞪公冥诞而作也，瞪公“历二（三）十有二年，功行乃成。至嘉祐四年己亥三月三日密时冥化，享年五十有六，葬于所居东头芹前坑”，所谓“六旬将远，果满功成”。其墓余尝见之，正在其地。

从霞浦文献中可以看到：林瞪改造了摩尼教，借用了道教醮斋科仪，以雷法或师巫之法充实了闽地摩尼教，真正创立了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深度中国化的明教，从而被视为本坛教主或本师教主，成为科仪书疏必请之神，他的功绩实不下于南禅之祖慧能大师，为西来宗教中国化作出重大贡献。而这样一位伟大的教史人物，其生平事迹却被湮没达千年，幸有霞浦文献，使其事迹得以重见天日，改写中国乃至世界摩尼教（明教）史，

① 诸家瑜等：《角端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第102~104页。

② 陈进国、林崑：《明教的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事迹辨析》，《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47、348页。

③（宋）黄震：《黄氏日抄·崇寿宫记》，张伟、何忠礼主编《黄震全集》（第8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第2312页。

从这方面看，以《兴福祖庆诞科》《乐山堂神记》等为代表的关于林瞪的摩尼教文书，其发现的意义当不亚于敦煌吐鲁番文献。

除此之外，《摩尼光佛》和《兴福祖庆诞科》等文献中为汉文首见“四大天王”抑或“四大天使”，此其价值高于敦煌摩尼教文献之处，耶俱孚亦即雅各见于《下部赞》，在《兴福祖庆诞科》等中亦多次出现，成为教内重要护法。而四大天王分别配“清净光明大力智慧”之四寂，也恰与吐鲁番出土胡语文书及摩尼教四梵天王图画相吻合，足见《兴福祖庆诞科》之价值。

《兴福祖庆诞科》本对明使、天王、土地灵相的大力赞颂，又与白玉蟾所闻宋摩尼对天王、明使及灵相土地<sup>①</sup>的推崇吻合。《兴福祖庆诞科》本含有中大量音译夷偈，远出《下部赞》之上，这批夷偈当为当年呼禄法师所口授。法师为回鹘或粟特人，并精善阿拉美语和帕提亚语等，按照林悟殊先生的观点，其所讲波斯诸语言中当带有若干本民族之口音以至于并不太准，不过依马小鹤先生观点，其与《下部赞》夷偈并无云泥之别，以致亦有优于其者。这些真言文字确实是中古波斯语或阿拉美语之活化石，当然，由于笔受者为福建当地人士，故其中亦难免带上闽地乡音，而笔受人之不同，又往往使得《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贞明开正文科》及《点灯七层科册》同偈用字迥异，这都是值得注意的。

不同于《下部赞》的“十二佛”崇拜，亦不同《摩尼光佛》的“五佛”崇拜，《兴福祖庆诞科》对数字“三”的崇拜异乎寻常，并为后世科仪文书所继承，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摩尼教中历来有对“十二”“五”“三”“七”等神圣数字的崇拜，以“三”而论，“二宗三际”“三次召唤”“日月宫各三慈父”“三常”等核心教义皆与此圣数息息相关，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在原始教义中并无拼凑三位神灵为最高神的情况——摩尼教中最高神从来只有一个，即大明尊，教内亦从无类似基督教“三位一体”之说，摩尼的地位更从未提到和大明尊同等的地位，夷数和电光佛更难以跻身至尊。是以，此当因应华情而主动做出的改变。

这已是摩尼教的第二次改变了，前次发生在唐代。唐代的《老子化胡

①（宋）谢显道编《海琼白真人语录》卷1，《道藏》第3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第114~115页。

经》中摩尼称“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又“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象，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翻演后圣，大明尊法”<sup>①</sup>。而在《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称“摩尼光佛……老君托孕，太阳流其晶，释迦受胎，日轮叶其象。资灵本本，三圣亦何殊？”<sup>②</sup> 宣传摩尼与老君、世尊为并世三圣，教中先知，当然，在其中传教士们仍玩了一个“三教合一”的把戏——所谓“三教混齐，同归于我……翻演后圣，大明尊法”。换言之，三教同归摩尼，摩尼即所谓“后圣”，先知的封印，最后光明使，自然也是最高的。这次托老子之名构建的“三圣”崇拜，由于夹杂了大量争议内容，想必很快“无疾而终”——至晚于玄宗禁教时即已消失。

安史之乱后摩尼教在华复迎繁荣期，彼时由于借助回鹘之力，想必其不必特攀附老子等，其更多是宣扬本教特有的三次召唤之神灵，排列惠明十二光明相或《收食单偈》十二神（佛），由于回鹘有四佛抑或五佛崇拜，故想必传说中白居易所赞之“五佛继光明”<sup>③</sup> 传统亦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五佛崇拜复于会昌灭法后由呼禄法师传入八闽，即《摩尼光佛》所赞也。其以五大宗教之教主当五佛，诸学者述之已备，至两宋之际或更晚，《兴福祖庆诞科》诞生时，五佛则变成了三佛，以《收食单偈》十二神中排位居末而对信徒更重要的（因其能救世、救亡）夷数、电光佛并教主摩尼本人为尊——没有一教的教主不是其本教崇拜的主神或之一，摩尼从先知晋升最高神之一无疑是实至名归。

在创作《兴福祖庆诞科》的时代，三佛或三大圣崇拜初创，并未特别强化，仅在开篇出现一次。摩尼本人的地位并未得到特别强化以至于如后期完全取代明尊成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的唯一化身，实际上的最高神。但很可能为《兴福祖庆诞科》所开创的“三佛崇拜”完全取代了旧有的“五佛崇拜”，在元以后被不断强化，而进一步与道家的三清体系相融合。吾等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165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223页。

③（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8，《大正藏》第49册，No. 2035，第431页。

固知中国为一极推崇圣数“三”的国度。古有“三皇”，儒家有“天地人三才”之说，复有“三辰”“三垣”诸说。道家有“三天”：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一玉清、上清、太清，称“三清境”——《乐山堂神记》中即有一位“三天教主张大真人”；“三宝”：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三洞”：洞真、洞玄、洞神三部。佛教有“横三世佛”“纵三世佛”“法身、报身、应身佛”。传于中国的景教亦有“妙身皇父阿罗诃”“应身皇子弥施诃”“证身卢诃宁俱沙”<sup>①</sup>之说，而儒释道，又每每被并称作“三教”。

摩尼教在潜化民间后仍隐于老子和道家旗号下，自称道家之一宗，其充分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中圣数“三”的内涵，构建一套新的神仙体系，完全在意料之中，以至于后世《奏申牒疏科册》《祷雨疏》中“广明上天夷数和佛”“灵明大天电光王佛”“太上真天摩尼光佛”“神通救性电光王佛、太上教主摩尼光佛、广惠庄严夷数和佛”等竟将之与道教三清等同进而并列为三位教主——明门新神系至此而构建完成。

当然，相较其在西方一直模仿的基督教与在东方一直模仿的道教，霞浦摩尼教的三大主神崇拜亦有不同之处，基督教（景教）称“以上三身同归一体”，道教则称“老子一气化三清”，而佛家之所谓三身佛，素有法报不二之说。《法苑珠林》：“以法身……报身……化身……又，佛身体一，随义说三。”<sup>②</sup>故知佛之三身，虽名为三，实则同归一体也。儒释道三教亦每每被认为是“合一”的。而摩尼教则并未模仿三教言“三佛”教主实为一身，抑或“三清”夷数和、电光王悉为摩尼所化，这是《兴福祖庆诞科》为开端的三佛系列霞浦摩尼教科仪文书与道教、基督教经典的本质不同，其说明霞浦文书在模仿他者、逐步华化过程中亦较注重坚持自己的宗教本性。

摩尼教确实是一种“变色龙”宗教，他们可以装扮成任何宗教，使信仰该宗教的人觉得他们是纯粹的同教徒。正是这种强大的灵活性使得摩尼教在其他更为强势的宗教地域中得以生存发展，它在闽正是如此。当然，“权变”中有“恒常”，一些摩尼教本质的东西，比如核心教义、核心崇拜是并不会变的，《兴福祖庆诞科》本中如此，后世深度道化文书中同样如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西域敦煌文献》第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57页。

②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20，《大正藏》第53册，No. 2122，第433页上。

此，除去早已被吸收为教内先知和使徒的琐罗亚斯德、佛陀等外，没有一个其他宗教的神灵进入信仰的核心——老君也不行，霞浦诸文书中并不见其身影。至于闾山教的顺懿夫人，仅仅因为其曾被当成教主林瞪的夫人才在《兴福祖庆诞科》本与瞪公平等接受供养，道教的“九天贞明大圣”所以进入核心崇拜则因其已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摩尼教神明了。

综上，《兴福祖庆诞科》作为宋代摩尼教徒祖师崇拜的重要抄本，对研究摩尼教华化的历程及本质留存有着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谢志斌]

## From Hisham Palace in Palestine to See the Civilization Interaction in the Umayyad Era

*Zheng Min, Huang Minxing*

**Abstract:** The Hisham Palace was a desert palace of the Umayyad Caliphate, which was the typical product of long-term exchanges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like those of Roman-Byzantine, Coptic and Islam. The sculpture, plaster decoration and mosaic of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showed various artistic elements in the pattern details and decorative style, which were absorbed in Islamic Civilization as one of the original source for the Arab-Islamic art in the following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the desert palace showed that the Umayyad Caliphate was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the Arab society from nomadic group to settled people. Meanwhile, the great gap between simple and luxuriant interior decor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alace reflected the rulers' concept of royal power and hierarchical consciousness. On the whole, Hisham Palace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level and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the surroundings in the Umayyad era.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absorbs the fruits of Persian, Roman-Byzantine and Coptic civilizations from concrete things to internal concepts, which with the process from unconscious contact and transplantation to the spontaneous absorption and re-creation.

**Keywords:** Hisham Palace; Khirbet al-Mafjar; Umayyad Dynasty; Civilization Interaction

## Annota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Manichaeist Manuscript *Xingfuzu Qingdan Ke* from Xiapu

*Gai Jiaze, Yang Fuxue*

**Abstract:** The full text of Manichaeist Manuscript *Xingfuzu Qingdan Ke* from

Pingnan, Fujian is about 4000 characters, which is written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Lin Deng, founder of Xiapu Manichaeism. There are two versions namely the Qing Dynasty version and the 1980's version. The content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but the new one has 10 more lines of text. *Xingfuzu Qingdan Ke*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Xiapu, second only to text *Moniguangfo*. It was written by Lin's ancestor and Manichaeism leader, Lin Deng,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the dead. It was generally form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r the Yuan Dynasty. Like *Moniguangfo*, it is also the ancestor of many Manichaeism culture offerings in Xiapu, and its content is between the Buddhist culture and the Taoist culture. It can be 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two Song dynasties. The living fossils of Manichaeism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nichaeism in the world.

**Keywords:** Xiapu Manichaeism; *Xingfuzu Qingdan Ke*; Lin Deng; Buddhism; Taoism

## Review of Reform in Iran during the Rafsanjani Period—Also on the Political Pendulum Effect of the Rotation of Conservative and Reformist Forces in Iran

*Liu Zhongmin*

**Abstract:** Iran's former President, Chairman of Iranian Expediency Discernment Council Rafsanjani died on January 8, 2017. As the pioneer of Iran's reform, Rafsanjani left a deep imprin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ost-Khomeini Iran. The reform process he launched has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 for Iran to get rid of plights of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Viewing from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Rafsanjani's reform, without changing the Islamic framework, it makes Iran's national interest,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ssible through partly adjustment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areas, which is the main feature of Rafsanjani's reform. Although Rafsanjani's reform has not shak-